

程



文選卷第五十五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崇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晉府

勅賜養德書以校正重刊

論五

劉孝標廣絕交論一首

連珠

陸士衡演連珠五十首



論

廣絕交論

劉璠梁與曰劉峻見任昉諸子西華兄

血西華冬月著葛布帔練裙路逢峻峻法然

於地終劉孝標

容問主人曰朱公叔絕交論為是乎為非乎

此假言也為

問之也范曄後漢書曰朱穆字公叔為侍御史感俗流薄

主人曰客奚此之問未詳其意故審覆之也客曰夫草蟲

鳴則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事以喻之道不可絕故陳四

應也離虎尸見思玄賦淮南子曰阜螽跳躍而谷風至龍舉而

中陽獸與風同類也故絢緼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

流電激元氣相從士曰感應之速也周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

醇淮南子曰其鳴之志似於友道然曹植問曰游說之士

游說之徒風颯而激是以王陽登則貢公喜罕生逝而國

子悲此明良朋也良朋之道情同休戚故貢禹喜王陽之

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趣舍同也罕生子皮國

善唯夫子且心同琴瑟言鬱郁於蘭茝道叶膠漆志婉

變於墳麓言和順之甚也毛詩曰粲粲則志順墳麓

子建王仲宣誄曰好和琴瑟鬱鬱郁香也上林賦曰芳香漚

臭如蘭范曄後漢書曰陳重字景公雷義字仲預重少與

義友鄉里為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班固漢書

贊曰婉楚董公墳聖賢以此鏤金版而鐫盤盂書玉牒而

箴已見鸚鵡賦



刻鍾鼎聖賢以良照之道故著簡策而傳之太公金匱曰

傳於後世王牒已於鍾鼎若乃匠人輟成風之妙巧伯子息

流波之雅引此言良朋之難過也莊子曰莊子送葬過惠

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斲之盡墜而鼻不傷郢人立

無以爲質矣吾無與言也伯牙及雅引已見上文范張

款款於下泉尹班陶陶於永夕范曄後漢書曰范武字元

伯元伯卒式忽夢見元伯呼曰巨卿吾以某日死當以某

時葬水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恍然覺悟便服

友之服數其葬日馳往赴之既至壙將變而極不進其

而來其毋望之必荒邪遂停柩後時乃見素車白馬號

後乃去司馬遷書曰試欲効其款款之愚王仲宣七哀詩

曰悟彼下泉人東觀漢記曰尹敏與班彪相厚每相與談

橫煙霏雨取巧歷所不知心計莫能測煙霏雨散衆多也

魯靈光殿賦曰縱橫駭驛各有所趣陸機列仙賦曰騰煙

况九乎漢書曰曰桑弘羊雒陽而朱益州汨彞叙粵謨訓

賈人子以心計年十三待中而朱益州汨彞叙粵謨訓

直切絕交游北黔首以鷹鷂媿人靈於豺虎蒙有猜焉請

辨其惑言朋友之義備在典謨公叔亂常道而絕之故以

子曰祁奚對平公云羊舌大夫信而好直其切也王肅曰

言其切直也爾雅曰丁嬰者相切直也列子曰公孫

殘而無親也黔首已見過秦論左氏傳太史克曰見無禮

於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爾雅曰媿如也尚書曰

惟人萬物之靈杜夷幽求子曰不仁之心懷豺虎長揚

賦曰敢問崇德辨論或主人所謹然而笑曰客所謂撫絃



徵音未達燥濕變響張羅沮澤不覩鴻鴈雲飛言明女之

衰醇則志叶斷金醜則昌言交絕今以絕交為惑是未達

隨時之義猶撫絃者未知變響張羅者不覩雲飛謬之甚

也上林賦曰亡是公听然而笑鄭玄禮記注曰撫以手按

趙遺使於楚臨武趙王謂之曰必如今日之悲也請記其

後將法焉王曰不可天時有燥濕絃有緩急微柱推不

可記也使者曰臣愚請借此以譬之何者楚之去趙二

餘里變改萬端亦猶絃不可記也難蜀父老曰鷓鴣已

手寥廓之字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沮澤已見蜀都賦

雲飛水宿蓋聖人握金鏡闡風烈龍驤蠖屈從道汗隆

人懷明道而闡風化如龍蠖之驤屈蓋從道之汗隆也春

秋孔錄法口有人卯金刀握大鏡雖書曰秦失金鏡鄭玄

曰金鏡喻明道也春秋考異郵曰後韓彭述曰雲走

時方未均曰持方受命者名也班固漢書韓彭述曰雲走

龍驤化為侯士蠖屈已見潘正叔贈王沅况詩禮記子曰

思曰道隆則從而隆道汗則從而汗鄭玄曰汗猶殺也

月聯璧贊疊疊之弘致雲飛雷薄顯棟華之微旨若五音

之變化濟九成之妙曲此朱生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

為言日月聯璧謂太平也雲飛雷薄謂衰亂也王若設教

華權道之微旨然則隨時之義理非一塗也若五音之變

化乃濟九成之妙曲今朱公叔絕交是得矯時之義此猶

得玄珠於赤水謨神睿而為言謂窮妙理之極也易坤靈

圖曰至德之前日月若聯璧周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

下之禮注曰致至也漢書高祖歌曰太風起兮雲飛揚淮南

子曰陰陽相薄為雷激而為電論語曰棠棣之華備其反

而何晏曰逸詩也棠棣之華反而後合賦此詩以言權反

而後至於大順也長笛賦曰五音代轉尚書曰蕭韶九成

鳳皇來儀莊子曰黃帝遊於赤水之北遺其玄珠乃使象

罔求而得之司馬彪曰赤水而假名玄珠至夫組織仁義

喻道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謨謀也睿聖也

琢磨道德驩其愉樂恤其陵夷此言良交每事相成道德

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

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

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

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

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

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

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

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

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

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

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

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

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

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

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

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

資以琢磨仁義因之組織



居憂共戚處樂同驩仲長統昌言曰道德仁義天性也織  
之以成其物練之以成其情禮記曰如坊如嗟道李也如  
琢如磨自修也白虎通曰朋友之交樂寄通靈臺之下遺  
則思之患則死之陵夷已見五等論

迹江湖之上風雨急而不輟其音霜雪零而不渝其色斯  
賢達之素交歷萬古而一遇神良朋款誠終始若一故寄通

江湖之上也莊子曰萬惡不可內於靈臺司馬彪曰心為  
神靈之臺也李陵書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莊子曰魚相

忘於江湖唯取相忘之義也道術郭象曰各自足故相忘也今引  
寒既正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栢之茂逮叔世民訛狙詐

也素雅素也萬古一遇難逢之甚也

風起谿谷不能踰其險鬼神無以究其變競毛羽之輕趨

錐刀之末上明良朋此明損友也左氏傳叔向曰二辟之  
與皆叔世也毛詩曰民之訛言鄭玄曰訛偽也

漢書曰狙詐之兵音義曰狙伺人之間隙也吞賓戲曰游  
說之徒風颺電激並起而救之莊子孔子曰九人之心險

於山川難於知天董仲舒士不遇賦曰生不丁三代之盛  
隆兮丁三季之末俗鬼神不能正人事之變矣聖賢亦不

能開愚夫之遠惑葛藟集曰藟以毛羽之身戴於是素交  
丘山之施左氏傳叔向曰錐刀之末將盡爭之

盡利交與天下蚩蚩鳥驚雷駭毛詩曰氓之蚩蚩廣雅曰  
蚩亂也崔寔正論曰秦時

褚衣塞路百姓鳥驚無所歸淮然則利交同源派流則異  
南子曰月行日動電奔雷駭也

較角言其略有五術焉廣雅曰較明也韓詩曰報  
我不術薛君曰術法也若其寵

鈞董石權壓梁竇董賢石顯已見西京賦權猶勢也范曄  
後漢書曰梁異字伯卓為大將軍專權

威柄凶恣日積實憲雕刻百工鑪擿靡萬物吐漱興雲而  
已見范曄官者論

呼翁下霜露九域聳其風塵四海壘其燠灼雕刻鑪擿喻  
造物也覆載

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為巧尚書曰百工惟時莊子曰黃帝  
之忘其智皆在鑪擿之間聲類曰爐火所居也李顛莊子

音義曰捶排口鐵以灼火也范曄後漢書曰舉動廻山海  
呼吹變霜露九域已見潘元茂九錫文爾雅曰聳動廻山海



侯湛東方朔畫贊曰彷彿風塵用垂燠灼四方震耀都鄙懼也西征賦曰當恭顯以之任勢也

靡不望影星奔藉鑿川以驚雞人始唱鶴蓋成陰高門旦開

流水接軫蔡伯喈事林宗碑曰于時紳佩之士望形表而影附聆嘉謔

象雞知時也劉禛魯如賦曰蓋如飛鶴馬似遊魚高門已見譚命論范曄後漢書曰明德馬后曰前過濯龍

門上見外家問起居書曰車如流水馬如龍也皆願摩頂

至踵墮膽抽腸約同西又離焚妻子誓殉荆卿湛沈七族是

曰勢交其流一也孟丁曰墨子兼愛摩項放踵趙岐曰放也鄒陽上書曰見情素隳肝膽李顯

詩曰焦勝枯肝抽腸利裂膈鄒陽上書曰荆富埒陶白貲巨

程羅山擅銅陵家箴人金穴出平原而聯騎居里閉而鳴鐘

陶朱公已見過秦論也樂觀時變天下言以狂鄭已見蜀都賦漢書曰白王周人

鄧氏錢布天下揚雄四也郭都賦曰西有監泉鐵冶橋林銅陵

范曄後漢書曰光武立八連騎鳴鐘已見西京賦應劭漢書

錢京師號况家為金山注曰望則有窮巷之宮

之微澤魚貫鳥躍風水白鱗萃分鴈鷺之稻梁露玉笋之餘

瀝漢書曰陳平家貧召策曰甘茂去秦且之齊出關遇蘇

子曰君聞夫江上之魚之家乎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

燭者處女相與語敬去逐於秦出閔願為足下掃室布席

妾以為無燭之故常先掃逐於秦出閔願為足下掃室布席

幸無我逐也賈逵國語注曰邀求也禮記曰富潤屋德潤

身貫魚已見鮑照出自荆北門行潘岳哀辭曰望歸瞥見

鳥藻踴躍張衡羽獵賦曰輕車飈沓西京賦曰鳥集鱗萃



誠援青松以示心指白水而旌信是曰賄交其流二也陸

龍為顧芳先贈婦詩曰銜思非望始遇謂以恩相接也秦

嘉婦詩曰何用叙我心惟思致款誠禮記曰其在人也如

左氏傳晉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陸大夫

宴喜西都郭有道人倫東國公卿貴其籍甚措紳羨其登

仙漢書曰高祖拜陸賈為大中大夫疎平以錢五百萬遺

甚盛也西征賦曰陸賈之優游宴喜范曄後漢書曰郭泰

字林宗博通墳籍善談論游洛陽後歸鄉諸儒送之與李

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為神仙舉有道不應加以頌

林宗雖善論人不為危言覈論東國洛陽也

感頰涕唾流沫馱黃馬之劇談縱碧鷄之雄辯鮮朝曰蔡

頰涕唾流沫西揖強秦之相而奪其位時也莊子曰惠施

其言黃馬馱牛三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司馬

彪曰牛馬以二為三兼與別也曰馬曰牛形之三也蜀都賦曰

口馱色之三也曰黃馬曰馱牛形與色之三也蜀都賦曰

劇談戲論扼腕抵掌馱馬行與登禹書曰衍以為馱神輸意

則聊成之說碧雞之辯不足難也王褒碧雞頌曰持節使

者敬移金精神馬剽剽碧雞歸來歸來漢德無疆黃龍見

兮白虎仁歸來歸來可以為倫歸來翔兮何事南荒也

榮辱定其一言

毛萇詩傳曰煥煖也郁與煥古字通也寒

世也風霜壯謂之嚴說文曰苦猶急也張非反論語曰噓

拈則冬榮吹生則夏落荀爽與李膺書曰任其飛沉與時

抑揚莊子曰手執顧指四方之民莫

統公子道不挂於通人聲未適於雲閣攀其鱗翼丐其餘

論附馱驥之旌端軼歸鴻於碣石是曰談交其流三也

弱冠見辯亡論漢書漂母謂韓信曰吾哀王孫而進食



言曰攀龍鱗附鳳翼子虛賦曰願聞先生之餘論說文曰

駟壯馬也張敞集曰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託驥之搖乃騰

千里之路何休公羊傳注曰鞅過也淮南陽舒陰慘生民

子曰馬遲大四之御也過歸鴻於碣石也陽舒陰慘生民

大情憂合驩離品物恒性時則慘莊子曰在陽時則舒在陰

而不得所遷是恒物之大情也相煦以沫憂故魚以泉

合也相忘江湖驩離也周易曰品物咸亨

涸而煦沫鳥因將死而鳴哀相煦以濕相濡以沫論語曾

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同病相憐綴河上之悲曲恐懼實懷昭谷風

之盛典吳越春秋曰伯嚭來奔於吳子胥請以為大夫吳

曰吾之怒與詬同子聞河上之歌者乎同病相憐固憂相

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曰復俱流誰不愛其所

近悲其所鄉者乎詩谷風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

曰將恐將懼實子于懷斯則斷金由於湫隘刎頸起於

苦蓋周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左氏傳曰景公欲更晏

為刎頸之交左氏傳范宣子數是以伍員濯漑於宰嚭

戎子駒支曰乃祖吾離被苦蓋是以伍員濯漑於宰嚭

張王撫翼於陳相是曰窮交其流四也言宰嚭由伍員濯

而謬負陳餘因張耳撫翼而奮飛餘既無尋而襲耳故曰窮

交也毛詩曰可以濯漑說文曰濯洗也毛萇詩曰漑漑也

在於貧賤類乎泥滓廢之好爵同於濯漑史記曰伍子胥

者楚人名負楚王誅負父奢子胥往吳問盧既立得志以

子胥為行人楚又誅大臣伯州犁州犁之孫止奔吳亦以

諱為大夫吳越春秋曰帛否來奔於吳王闔廬問伍子胥

帛否何如人也伍子胥對帛否者楚州犁孫楚平王誅州

卷五十五

七



揣其輕重續所以屬其鼻息若衡不能舉續不能飛雖顏

冉龍翰鳳雛曾史蘭薰雪白阮子政論曰交遊之黨為

之淳許慎曰澆薄也漢書曰衡平也推重也衡所以任權

而鈞物平輕重也鄭衆考工注曰稱錘曰權鄭玄尚書注

曰稱上曰衡尚書曰厥篚織纘說文曰揣量也儀禮曰屬

纘以候氣運命論曰顏冉大賢魏志崔琰曰邴原張範所

謂龍翰鳳雛曾參史史魚也莊子曰削魯史之行鉗揚

士元為鳳雛曾參史史魚也莊子曰削魯史之行鉗揚

墨之口魏都賦曰信陵之名蘭芬也葛舒向金玉淵海

龔焉却秀文曰雪白冰折皦然曜世也

雲黼黻河漢言駕向之辭同於淵海也論衡曰儒世之金

卿雲使之文類於河漢也論衡曰繡之未刺錦之未織恒絲

庸帛使以異哉加五絲之巧施針縷之飾文章炫耀黼黻

華蟲亨士有文章猶絲帛之有五也其巧也又曰漢諸

儒作書者以司馬長卿揚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也

若游塵遇同土梗莫肯費其半菽罕有落其一毛梗游塵主

朝露身輕游塵莊子魏文侯曰若埃塵揚會司馬諶曰命危

危曰梗土之捺梗也漢書項羽曰歲飢人貧卒食若衡重

半菽孟子曰揚子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跋扈東陵之巨猾

跋扈東陵之巨猾跋扈東陵之巨猾

跋扈東陵之巨猾跋扈東陵之巨猾

跋扈東陵之巨猾跋扈東陵之巨猾

跋扈東陵之巨猾跋扈東陵之巨猾

跋扈東陵之巨猾跋扈東陵之巨猾

跋扈東陵之巨猾跋扈東陵之巨猾

跋扈東陵之巨猾跋扈東陵之巨猾

跋扈東陵之巨猾跋扈東陵之巨猾

跋扈東陵之巨猾跋扈東陵之巨猾

跋扈東陵之巨猾跋扈東陵之巨猾

跋扈東陵之巨猾跋扈東陵之巨猾

跋扈東陵之巨猾跋扈東陵之巨猾

跋扈東陵之巨猾跋扈東陵之巨猾

跋扈東陵之巨猾跋扈東陵之巨猾

跋扈東陵之巨猾跋扈東陵之巨猾

跋扈東陵之巨猾跋扈東陵之巨猾

跋扈東陵之巨猾跋扈東陵之巨猾

金膏翠羽將其意脂膏便辟婢導其誠

金膏翠羽將其意脂膏便辟婢導其誠

金膏翠羽將其意脂膏便辟婢導其誠

金膏翠羽將其意脂膏便辟婢導其誠

金膏翠羽將其意脂膏便辟婢導其誠

金膏翠羽將其意脂膏便辟婢導其誠

金膏翠羽將其意脂膏便辟婢導其誠

金膏翠羽將其意脂膏便辟婢導其誠

金膏翠羽將其意脂膏便辟婢導其誠

金膏翠羽將其意脂膏便辟婢導其誠

金膏翠羽將其意脂膏便辟婢導其誠

金膏翠羽將其意脂膏便辟婢導其誠

金膏翠羽將其意脂膏便辟婢導其誠

金膏翠羽將其意脂膏便辟婢導其誠

金膏翠羽將其意脂膏便辟婢導其誠

金膏翠羽將其意脂膏便辟婢導其誠

金膏翠羽將其意脂膏便辟婢導其誠

金膏翠羽將其意脂膏便辟婢導其誠

折枝詆痔

折枝詆痔折枝詆痔

折枝詆痔折枝詆痔

折枝詆痔折枝詆痔

折枝詆痔折枝詆痔

折枝詆痔折枝詆痔

折枝詆痔折枝詆痔

折枝詆痔折枝詆痔

折枝詆痔折枝詆痔

折枝詆痔折枝詆痔

折枝詆痔折枝詆痔

折枝詆痔折枝詆痔

折枝詆痔折枝詆痔

折枝詆痔折枝詆痔

折枝詆痔折枝詆痔

折枝詆痔折枝詆痔

折枝詆痔折枝詆痔

折枝詆痔折枝詆痔

說文曰遠逝邪行去也史記曰蘇秦笑謂嫂何前踞而後

說文曰遠逝邪行去也史記曰蘇秦笑謂嫂何前踞而後

說文曰遠逝邪行去也史記曰蘇秦笑謂嫂何前踞而後

說文曰遠逝邪行去也史記曰蘇秦笑謂嫂何前踞而後

說文曰遠逝邪行去也史記曰蘇秦笑謂嫂何前踞而後

說文曰遠逝邪行去也史記曰蘇秦笑謂嫂何前踞而後

說文曰遠逝邪行去也史記曰蘇秦笑謂嫂何前踞而後

說文曰遠逝邪行去也史記曰蘇秦笑謂嫂何前踞而後

說文曰遠逝邪行去也史記曰蘇秦笑謂嫂何前踞而後

說文曰遠逝邪行去也史記曰蘇秦笑謂嫂何前踞而後

說文曰遠逝邪行去也史記曰蘇秦笑謂嫂何前踞而後

說文曰遠逝邪行去也史記曰蘇秦笑謂嫂何前踞而後

說文曰遠逝邪行去也史記曰蘇秦笑謂嫂何前踞而後

說文曰遠逝邪行去也史記曰蘇秦笑謂嫂何前踞而後

說文曰遠逝邪行去也史記曰蘇秦笑謂嫂何前踞而後

說文曰遠逝邪行去也史記曰蘇秦笑謂嫂何前踞而後

說文曰遠逝邪行去也史記曰蘇秦笑謂嫂何前踞而後

說文曰遠逝邪行去也史記曰蘇秦笑謂嫂何前踞而後



醫破癰潰瘞者得車一乘  
紙痔者得車五乘  
子豈療其痔邪  
金膏已見江賦漢書曰  
錄王閭侯亦遺江都王  
建羣甲翠羽毛詩  
序曰又實弊角雀籠以將其厚意  
鄭玄曰特助也  
楚辭曰如脂如膏王逸曰柔弱曲也  
論語孔子曰損者三友  
友便辟故輪蓋所游必非夷惠之室  
苞苴所入實行張霍之家  
謀而後動毫芒寡成是曰量交其流五也  
禮記曰苞苴者鄭玄曰苞苴直簞筭問  
人者鄭玄曰苞苴直裏魚肉者也  
或以膏或以茅凡斯五交張張安也  
霍霍光也  
荅賓戲曰銳思毫芒之內

義同賈古鬻故相譚壁是之於闌闌林回喻之於甘醴  
杜預

傳注曰賈買也鄭衆周禮注曰鬻賣也  
譚集及新論並無以市喻友之文  
戰國策譚拾子謂孟嘗君曰得無怨齊士  
請以市喻孟嘗君曰然譚拾子曰富貴則就之貧賤則去之  
故往亡故去願君勿怨然此以市喻交疑拾諛為相遂告譚上耳  
莊子林回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如醴  
司馬彪口林夫寒暑進盛衰相襲或前榮而後悴或始  
回人姓名也

富而終貧或初存而未亡或古約而今泰循環翻覆迅若

波瀾周易曰寒性則暑來暑性則寒來盛衰已見琴賦說文曰襲因也說苑雜門周對孟嘗君曰臣之能令悲

者先貴而後賤故富而今貧盛賦曰有始泰終約前榮後悴尚書大傳曰三王之統若循連環周則復始窮則反本

陸機樂府詩曰休咎此則殉利之情未嘗異變化之道不相乘躡翻覆若波瀾

得一由是觀之張陳所以凶終蕭朱所以隙末斷焉可知矣

言貪利情同譎詐殊道也范曄後漢書王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未故知全之者鮮矣漢書蕭育字次君朱博字子元育少與博為交故長安語曰蕭育結綬王貢彈冠言相薦達也後育為九婦博先至丞

相與博而翟公方規規然勒門以箴客何所見之晚乎  
莊子曰規規然自失也漢書曰下邳翟公為廷尉賓客至者填門及廢門外可設爵羅後復為廷尉賓客欲往翟公大署其門曰一死一生乃知交情一貧一富乃知交態一貴一賤交情乃見竅樂傳曰王誠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



五交是生三釁杜預左氏傳注敗德殄義禽獸相若一釁也

尚書曰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史記衛平曰天有難固易攜

五色以辯白黑人民莫知辯也與禽獸相若也難固易攜

讎訟所聚二釁也杜預左氏傳注名陷饕餮負介所羞三釁

也勢利之交古人羞之古入知三釁之為梗懼五交

之速尤毛萇詩傳曰梗病故王丹威子以楨楚朱穆昌言

而示絕有旨哉有旨哉尚梁之初淳風已喪俗多馳競人

之輕薄朱生示絕良奮其宜重言之者喪親家在中山白丹

漢書曰王丹字仲回其子有同門生喪親家在中山白丹

欲奔慰丹怒而撻之令寄繻以祠焉禮記曰夏楚二物收

其威也鄭玄曰夏楚也楚荆也夏與復占今字也昌言已

見王元長策秀才文孫綽子曰莊多近世有樂安任昉海

寄言潭沈得宗象罔得珠旨哉言乎以書刺責陽僕曰懷

內髦傑早縮銀黃夙昭民譽漢書主以書刺責陽僕曰懷

官之長皆民譽也道文麗藻方駕曹王英時俊邁聯橫許

郭類田文之愛客同鄭莊之好賢孫綽集序曰綽文藻道

王子建仲宣也魏志曰崔琰謂司馬即子之弟剛斷英時

裴松之案時或作特竊謂英特為是辯六論曰或將連衡

范擘後漢書曰許劭火峻名鄭好人倫多所賞識故天下

言拔士者咸稱許郭史記曰孟嘗君名文姓田氏在薛招

致諸侯賓客食客數千人漢書曰鄭當時字莊為大司農

每朝候上問說未嘗不言天下長者班固述曰莊之推賢

於德見一善則軒衡扼腕遇一才則揚眉抵掌雌黃出其

胥吻朱紫由其月旦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

賦坭院已見蜀郡賦大戴禮曰孔子歛然揚眉戰國策曰

蘇秦說趙王底掌而言孫盛晉陽秋曰王衍字夷甫能言

於意有不安者輒更易之時號口中雌黃東觀漢記曰汝

南太守宗資等任用善士朱紫區別范擘後漢書曰許子

將與從光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於是冠蓋輻湊

物月旦輒更品題汝南俗有月旦評焉於是冠蓋輻湊

於是冠蓋輻湊於是冠蓋輻湊

於是冠蓋輻湊於是冠蓋輻湊

於是冠蓋輻湊於是冠蓋輻湊

於是冠蓋輻湊於是冠蓋輻湊

於是冠蓋輻湊於是冠蓋輻湊

於是冠蓋輻湊於是冠蓋輻湊

於是冠蓋輻湊於是冠蓋輻湊

於是冠蓋輻湊於是冠蓋輻湊



衣裳雲合輜駟擊鞞為坐客恒滿蹈其閭闔若升闕里之

堂入其隩隅謂登龍門之阪西都賓曰冠蓋如雲漢書曰郡國輻湊浮食者多解朝曰

天下之士雷動雲合范曄後漢書曰衣冠賓客所歸輜駟

比較填接街陌說文曰駟車前衣車後為輜史記蘇秦曰

臨畜之塗車駟相擊說文曰輜車軸端范曄後漢書孔融

曰座上客恒滿鄭玄禮記注曰闕闔皆門限也闕里孔子

所居也非堂入隩已見孔融薦禰衡表范曄後漢書曰至

李膺字元禮獨持風裁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為登龍門

於顧盼增其倍價剪拂使其長鳴影組雲臺者摩肩趨走丹

墀者疊跡戰國策蘇代說淳于棼曰客有謂伯樂曰臣有

還而視之去而顧之臣請獻一汗明說春中君曰夫驥服之去

而顧之一旦而馬價十倍又汗明說春中君曰夫驥服之去

車上大行中坂遷延負轆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

之驥於是仰而鳴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已今僕居鄙俗

之日久矣君獨無滿按僕也滿按音義同也長鳴已

見劉琨各虛謀詩雲臺已見辯命論史記蘇秦說齊王曰

臨萬之塗入有相摩漢典職儀曰以丹莫不締恩狎結綢

縵想惠莊之清塵庶羊左之微烈過秦論曰合從締交禮

南子曰狎習也近也李陵詩曰獨有盈觴酒與子結綢縵淮

賢往尋之道遇雨雪計不俱全乃并衣糧與角哀入樹中

死應塚與王將軍書曰及瞑目東粵歸骸洛浦總帳猶懸

門罕漬酒之彥墳未宿草野絕動輪之賓東粵謂新安坊

歸葬揚州也莊子曰夫差暝目東粵楚詞曰歸骸舊邦莫

誰謂魏武遺令曰於臺堂上施六尺牀總帳謝承後漢書

曰徐穉字孺子前後州郡選舉諸公所辟漬酒不就有死喪

負笈赴弔常於家預爰雞一隻一兩綿漬酒日中曝乾以

裹雞徑到所赴冢隧外以水漬之使有酒氣昇米飯白茅

藉以雞置前醲酒畢留謁即去不見喪主禮記曰朋友之

墓有宿草而不哭馬動藐爾諸孤朝不謀夕疏離大海之

輪謂范式也

不見上文

藐爾諸孤朝不謀夕疏離大海之

輪謂范式也

不見上文

藐爾諸孤朝不謀夕疏離大海之

輪謂范式也

不見上文

藐爾諸孤朝不謀夕疏離大海之

輪謂范式也

不見上文

藐爾諸孤朝不謀夕疏離大海之

輪謂范式也



南寄命墮厲之地

諸孤防子也劉璠梁典曰防有子東里氏傳晉獻公曰以是藐諸孤又趙孟曰朝不謀父何可長也李陵與蘇武書曰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范曄後漢書朱勃上書曰士人飢困寄命漏刻蔣子遠之機論曰許文休東渡江乃在障氣之南梁典不言防子遠之交挂今言大海之南者蓋

言流離之甚也自昔把臂之英食蘭之友曾無羊舌下泣

之仁寧慕郤成分宅之德弟書曰任既假以吹噓各登清

賈任云亡未幾子姪漂流溝渠洽等視之攸然不相存贍

平原劉峻疾其苟且乃廣朱公叔絕交論焉東觀漢記曰

朱暉同縣張堪有名德每與相見常接以妻子託朱生堪後

成名德未敢安也堪至把暉臂曰款以妻以子道暉以堪宿

物故南陽餓暉聞堪妻五子貧窮乃自往候視見其困厄分

所有以賑給之歲送穀五十斛帛五疋以為常羊舌氏叔

向也春秋外傳曰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

父之死也吾蔑與此事君也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

始之夫子終之孔叢子曰即成子自魯聘晉過于衛右宰

擊臣子而觴之陳樂而不作酬畢而送以璧成子不辭其

僕曰不辭何也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親我亦一陳樂不作告

我哀也送我以璧託我也由此觀之衛其計矣行三十里

而聞衛亂作右宰轂臣死之成子於嗚呼世路險巇許一

是迎其妻子還其璧隔宅而君之嗚呼世路險巇許一

至於此太行孟門豈云漸絕盧諶詩曰山居何周道之平

易兮然蕪穢而險巖王逸曰險巖猶顛危也孟門太是以

行二山名也史記曰殺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也

耿介之士疾其若斯裂裳裹足棄棄之長驚惶獨立高山之頂

歡與麋鹿同群皦皦然絕其零濁誠耻之也誠畏之也耿

之士峻自謂也韓子曰耿介之士寡而商賈之人多墨子曰公輸欲以楚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十日至于曹植應詔詩曰弭節長驚郭象莊子注曰亢然獨立高山之頂楚辭曰高山崔巍兮水湯湯死日將至今與麋鹿同坑論語子曰鳥獸不可與同群孔安國曰隱居山林是同群也范曄後漢書曰皦皦者易汙楚詞曰吸精氣而吐

零濁兮說文曰零亦氛字



連珠傳云叔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與於漢章之世班固賈逵傳毅三子受詔作之其文體辭麗而言約不指說事情必假喻以達其旨而賢者微悟合於古詩諷興之義欲使歷歷如貫珠易看而可悅故謂之連珠

### 演連珠五十首

陸士衡

劉孝標注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冲后土所以播氣

天地所以施生日薄於天星迴於漢穹蒼所以紀陰陽之節在山則實在地則化所以散剛柔之氣也善曰禮記曰季冬之月日窮于次月窮於紀星迴於天數將幾終歲且更始國語太子晉曰山土之聚也川氣之通也天地成而聚於高歸物於下疏為川谷以通其氣也五行錯而致用字書曰冲虛也鄭玄考工記注曰播散也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遠而成歲夫五行四時佐天地造物者也然水火相

寒暑經節而俱濟一歲之功也善曰莊子曰四時是以百殊氣天不私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也

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三才理不異天地既然人理得不効之哉所以臣敬治其職膺金不之別響君執契居申納鏗鏘之合韻善曰左氏傳閔子

騫曰敬恭朝夕恪居官次老子曰八音克諧呂氏春秋曰官人有德司契無德司徹尚書曰百官各處其職治此所以無徵商羽角各處其處音皆調均而不可以相遠此所以無不受也賢主之立官有似於此百官各處其職治此所以無待主主無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

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鏡則照窮夫鑑銖之衡懸千斤

也善曰形用過其力傷其本性故在權則衡危於鏡則照暗

也善曰越未能與故明主程才以効業貞臣底力而辭豐

我爭稱負也

危鏡凶哲人所以為戒故主稷契所以垂美也善曰說文

豐而致力此唐虞所以緝熙稷契所以垂美也善曰說文



曰程品也廣雅曰效驗也  
王肅尚書注曰底致也

臣聞髦俊之才世所希乏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人

基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聿興不降佐於昊蒼此章言賢人雖希而

無世不有故亡殷三仁辭職隆周十亂入朝故明主之興非天地特為生賢才在引而用之為貴爾雅曰毛萇詩傳曰髦俊也周易曰六五賁于丘園東帛爻爻王肅曰夫佐無應隱憂立國蓋象衡門之人道德彌明必有東帛之聘

爻爻委積之貌也鄭玄曰秀士有德行道臣聞世之所遺

藝者也尚書曰王如不敢及天基命定命

未為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洽是以俊乂之數希蒙翹車

之招金碧之巖必辱鳳舉之使言末代闇主崇神奔賢故

鳳舉之使也善曰毛萇詩傳曰過之也陳敬仲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漢書曰或言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而致於是遣諫議大夫王褒使持節而求之班固功德論曰朱軒之使鳳舉於龍推之表

臣聞祿放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興邦之選是以

三世世及東國多衰弊之政五侯並軌西京有陵夷之運

寵謂五侯親謂三卿言三桓專魯而哀公見逐五侯用權而漢氏以亡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放衣也論語孔子曰

政逮大夫四世夫三桓子孫微矣孔安國曰三桓謂仲孫叔孫季孫也東國謂魯也法言曰夷惠無仲尼西山之餓

夫東國之黜臣漢書曰成帝悉封舅王譚王商王立王根王逢時為列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廣雅曰軌迹

也陵夷已見上文春秋命歷叙曰五德之運應錄次相代也

臣聞靈輝朝覲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道

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無匱於心言以至道均被萬物取而

咸足淳化普洽百姓用而不匱猶靈輝觀而品物納光清風流而百籟含響也善曰淮南子曰猶條風之時灑許慎

曰灑猶汎也



臣聞頓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網羅雲不必招鳳是以巢箕

之叟不矜丘園之弊洗渭之民不發傳巖之夢古之隱人

故曰巢父或言即許由也洗耳一說巢父也記籍不同未

能詳孰是又傳說築於傳巖而精通武丁言巢許其心長

往故無發夢之符善曰頓猶整也說文曰振舉也陸云洗

渭而劉之意云洗耳據劉之意則以洗渭為洗耳乎呂氏

春秋曰昔者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曰請屬天下於夫子

許由遠之箕山之下潁水之陽琴操曰堯大許由之志禪

為天子由以其言不善乃臨河而洗耳李陵詩曰許由不

先耳後世有何徵魏子曰昔者許由之立身也恬然守志

存已不甘祿位洗耳不受帝堯之讓謙退之高也蓋部耆

舊傳泰蜜對王商曰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及堯讓位乎許由也

甫謚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也及堯讓位乎許由也

揚若名令聞若汝非友也乃擊其膺而下之由悵然不自

得乃過清冷之水洗其耳皇甫謐高士傳云巢父聞許由

之為堯所讓也以以為汚乃臨池水而洗耳譙周古史考曰

許由堯時人也隱箕山恬泊養性無欲於世堯禮待之終

不肯就時人高其無欲遂崇大之曰堯將以天下讓許由

由恥聞之乃洗其耳或曰又有巢父與許由同志或曰許

由夏常居巢故一號巢父不可知也凡書仙何言許由則多

言巢父者少矣范曄後漢書嚴子陵謂光武曰昔唐堯著

古之隱人

記籍不同未

陸云洗

許由之志

許由不

許由也

許由也

許由也

許由也

許由也

許由也

許由也

許由也

許由也

許由也

許由也

許由也

許由也

許由也

許由也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是以都人

冷容不悅西施之影乘馬班如不輟太山之陰不感荒雉

之人高山之陰不止不進之馬虛實之驗在茲也善曰治

容已見陸機樂府詩潛夫論曰夫圖西施毛嫱可說於心

而不若醜妻陋妾而可梅於前也周易曰乘馬班如王肅

曰班如樂相不進也呂氏春秋曰審堂下之陰而知日月

之行高誘曰陰

暑影之候也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是以充堂

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繁絃所思此章言賢明有

以自古為難芬芳之氣罕有而幽蘭豐其氣才明之術所

希而賢人懷其術然則繁曲之絃思繞梁以盡妙不世之

姿寡明時以取窮善曰劉云繁曲之絃謂絃於繁曲而不

申者也言繁曲之絃思繞梁以盡妙以余生於楚之土候明

時以劫績鄭玄論語注曰方常也何休公羊傳曰未滿也

周易曰君子藏器於身子曰繞梁之鳴許史鼓之非不

樂也墨子以為傷義是弗聽也

臣聞智周通塞不為時窮才經夷險不為世屈是以凌颺

之羽不求反風耀夜之目不思倒日鷦鷯無飛不假風力

此與聖人通塞而不窮夷險而不屈何以異哉善曰莊子

曰鷦鷯巢於高榆之顛巢折凌風而起淮南子曰鷦鷯夜撮

蚤察毫末晝出暝月而不見立山言殊性也高誘曰鷦鷯謂之老菟鷦音休蚤音瓜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是以柳莊  
黜殯非食瓜衍之賞禽息碎首豈要先茅之田夫黜尸以  
以進賢並發之於忠誠豈有求而然哉善曰韓詩外傳曰  
昔衛大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  
不能進彌子瑕不肖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嬪我於  
室是矣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於君乃召蘧伯玉而貴  
之彌子瑕退之徒殯於正堂成禮而後去可謂生以身諫  
死以尸諫然經籍雖有史魚黜殯非是抑蘧豈為書典散



亡而或陸氏諺也左氏傳曰晉侯賞桓子狄臣千室亦賞  
士伯以瓜衍之縣曰吾獲狄士子之功微子吾喪伯氏矣  
韓詩外傳曰禽息秦人知百里奚之賢乃召禽息謝之禽  
息對曰臣進賢不私顯而烈士憂國不喪志奚謝之禽息  
乃對使者以首觸楹而死以上卿之禮葬之論衡曰傳言  
禽息薦百里奚繆公出當車以頭繫門而劉云觸車未詳其  
書注曰繆公出當車以頭繫門而劉云觸車未詳其首左  
氏傳曰襄公以再命命先茅之縣賞胥臣曰舉欲缺  
子之功也社預曰先茅絕後故取其縣以賞胥臣也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棄照朗璞蒙垢不能吐輝是以明哲

之君時有蔽壅之累俊乂之臣屢抱後時之悲言讒人在朝君臣否

隔明君時有蔽壅喻利眼臨雲而息照俊乂後時而屢歎

喻明玉蒙垢而掩輝善曰論衡曰日月猶人有日任子云

盡天何為當故壞其眼目以行譴人乎尸子曰鄭人謂玉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衣敏不會之音生於絕絃是以貞女

嬰者於沒世烈士赴節於堂年香以燔質而發芳絃以特

來立烈士効節而名彰也善曰曰上林賦曰酷烈芳

齊王逸楚辭注曰委棄也楚人辭曰五音紛其繁會

臣聞良宰謀朝不必借威百六臣衛主脩身則足是以三晉

之強屈於齊堂之姐千乘之勢弱於陽門之哭晏嬰立威

罕慟哭於介夫然使晉人輟謀齊宋不撓良宰貞臣有効

於斯者也善曰晏子春秋曰晉平公使范昭觀齊國政景

公觴之范昭起曰願得君之樽為壽公命左右酌樽以獻

晏子命撤去之范昭不悅而起舞顧太師曰為我奏成周

之樂太師曰育臣不習也范昭歸謂平公曰齊未可并吾

欲試其君晏子知之吾欲知其樂太師知之於是輟伐齊

師孔子聞曰善不出樽姐之間而折衝千里之外晏子之

謂也禮記曰晉人之規宋昔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

死而子罕哭之哀而人說武侯趙敬侯共滅晉三分其地

規國乎史記曰韓哀侯魏武侯趙敬侯共滅晉三分其地



故曰三晉陸氏從後通言而兩非謂平公之日已有三晉之名也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嘯節之容俯仰依詠是以言苟

適事精麗可施士苟適道修短可命此言取其正專而已豈復係門闕乎婁敬

一言漢以遷都醜女暫說無月以為后亦猶鼓在而會時推頭而韻曲也善曰高誘曰口氏春撰注曰適中適也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自遠是以

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此言物有因而易彰也善曰乘猶因也孔安國尚書

傳曰載行也孫卿曰吾嘗以風而呼聲非加疾而聞者彰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捐迹慕遠無救於遲是以循虛

器者非應物之具翫空言有非致治之機此言為事非虛立功須實故三

章設而漢隆玄言流而晉滅此其驗也

臣聞鑿燧吐火以續湯谷之臥谷揮翮生風而繼飛廉之功

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玉以助洪物有小而益大不可忽也若緹縈獻書而

除肉刑此其例也善曰論語也予曰鑿燧改火楚辭曰後飛廉使奔蜀王逸曰飛廉風伯也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溫秋以霜宵墜芝蕙被其涼是故

威以齊物為肅德以普濟為弘春秋不以善惡殊其彫榮人君不以貴賤革其賞罰

故詩云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也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煦暖也

臣聞巧畫於器習數則賁道較於神人亡則滅是以輪匠

肆目不之奚仲之妙瞽叟清耳而無伶倫之察此言事在外則易致

妙在內則難精奚仲巧見於器故輪工能繼其致也伶倫

妙在其神故樂人不傳其術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肆造車者奚仲也伶倫已見上文



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是以淮月

稟氣不能加涼晞日引火不必增輝言物雖貴賤殊流高

塗共歸雖方諸稟水於月而不如於水之涼陽燧取火於

日不加於火之輝也善曰周禮曰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

火於日以鑿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盞明燭共明水

鄭玄曰夫遂陽燧也鑿鏡屬也取水者世謂之方諸節司

農曰夫發聲也明盞謂以

明滌菜盛黍稷烜音燬

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聽所善是以

南荆有寡和之歌東野有不韙之辯商鞅言帝王之術而

也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肆肆也宋玉集楚襄王問於宋

玉曰先生有遺行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客有歌於郢中

者其始曰下俚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既而陽春白

聖含商吐角絕節赴曲國中唱而和之者彌寡呂氏春秋

曰孔子行於東野馬逸食野人稼野人留其馬子貢說而

謂之野人終不聽於是鄙人正心園乃復往說曰子耕東海

至於西海吾馬何得不食

子齒野人大悅解馬還之

臣聞尋煙染芬薰自猶芳徵音錄響操終則絕何則垂於

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玄晏之風恒存動神之化

已滅周孔以禮樂訓世故其迹可尋倪惠以鑿白為辭故

易納也善曰字書曰薰火煙上出也曹植魏德

論曰玄晏之化豐洽之政尚書益曰至誠感神

臣聞託闇藏形不為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匿是以重光

發藻尋虛捕景大人貞觀探心昭忒善曰日月發輝既尋

託暗豈得施其巧密乎以喻聖人正見既探心而明感欲

隱情而倚智豈有自匿其事乎善曰鄧析子曰藏形匿影

鬼谷子曰藏形其有欲也

不能隱其情重光以見吉祥日也尚書五

行傳曰明王踐位則日麗其精重光以見吉祥說文曰捕

取也思玄賦曰朝貞觀而夕化應劭曰貞正也易曰大

地之道貞觀者也仲長子昌言曰探心測意世加甚焉



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是以四族

故而唐劬二臣誅而楚寧凶邪亂正亦由浮雲蔽天疾風

戮費駟而王道洽也善曰尚書舜流四凶而朝穆穆楚

于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爾

雅曰劬美也二臣費無極與駟

臣聞音以比耳為美色以悅目為歡是以衆聽所傾非假

百里之操萬天婉變非俟西子之顏故聖人隨世以擢佐

明主因時而命官物之企競由乎不足政之不治才不合

其朝不勞授契之賢矣善曰楊雄答客難曰王聲調此

耳張衡舞賦曰既娛心以悅目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牽乎時者非克己所勛是以

利盡萬物不能假童昏之心德表生民不能救棲遑之辱

善曰下愚由性非假物所移弊俗係時非克己能正是以

放勛化被四表不華丹朱之心仲左德冠生人不救棲遑

之辱按西漢劉向上疏曰雖有堯舜之聖不能化丹朱

答賓戲曰聖哲之治棲棲遑遑孔席不煖墨突不黔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照是以望景

揆日盈數可期撫臆論心有時而謬檢謂定檢不瀾漫也

可以知其數深情難測淵識不能知其心故光武蔽於龐

萌魏武失之張邈善曰趙岐孟子章指曰言循性守故天

道可知妄改常心乖性命

之指蒼頡篇曰檢法度也

臣聞傾耳求音恥優聽苦澄心徇物形逸神勞是以天殊

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其通則並質不能共其休

耳之與目同在於身而苦樂有殊不能相救良由造化隔

其通七竅理其用也善曰莊子曰棄生以徇物又曰譬如



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官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也

臣聞遯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情

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故凌霄之節厲名則

不朽窮則身居萬全故謂之勝所以烈士貞女棄彼而取

此也善曰周易曰遯世無悶王逸楚辭注曰遯隱也論語

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禮記曰幽君而不淫

漢書蒯通曰婦人有幽居守寡者毛詩曰有女懷春言士

誘之廣雅曰矜急也厲高也

臣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蔭無假棄天之雲

是以蒲密之黎遺時雍之世豐沛之士忘相撥之君

秦之樂也秦人樂之此政不願天帝之音故子路之惠政卓茂之仁德豐沛之甄俊三者自足其樂矣豈復思時雍相撥之治哉善曰身蔭既足故無假棄天之雲垂天言雲之大也莊子曰比溟有魚名之曰鯤化為鵬怒而飛翼若

垂天之雲家語曰子路為蒲宰夫子入其境而歎子貢執轡而問曰夫子未見由而三稱善何也曰吾入其境田疇

甚易草萊甚辟此恭敬甚嚴樹木甚茂此忠信此明察以斷其民不擾也密令卓茂已見孔德璋北山移

文尚書堯典曰黎民於變時雍豐沛謂漢也相撥謂殷也毛詩曰玄王相撥毛萇曰玄王契也或者以密為必子賤但子賤為政雖則有聞以邑對姓恐文非體也

臣聞飛鸞曷頓則離朱與矇眊收察懸景東秀則夜光與

珷珉匿耀是以才換世則俱困功偶時而並劭

與數逢澆季則愚聖一揆故堯在朝而舜登庸哀公居位而仲尼逐也善曰飛鸞懸景皆謂日也日有御故云鸞也頓猶舍也西頓謂已夕也東秀謂旦明也廣雅曰秀出也慎子曰離朱之明韓詩曰矇眊奏功薛君曰無珠子曰矇

珠子具而無見曰矇大戴禮云日歸于西起明于東月歸于東起明于西鄒陽上書曰夜光之璧戰國策曰白骨疑

類珷珉

類珷珉



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祭託驗於顯微或可包是以寸管  
下僚天地不能以氣欺天表逆立日月不能以形逃寸管

九寸之律以反飛所以辨天地之數即示近之義也所以夏  
至立丈二表於陽城表觀其晷影以知日月之度斯所謂  
託驗於顯者也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候氣之法為室三  
重戶閉塗墮必周密布緹幔室中以木為椽每律各一內  
痺外高從其方位加律上以良灰抑其內端素歷而候之  
氣至者灰去其氣所動者其灰散不及氣所動者其灰聚  
鄭玄禮記注曰僚猶向也周禮四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  
景以求地中日至之景火有五寸謂之地中四時之所交  
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是以  
虛已應物必究千變之空心挾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謂君

臣宮商之音夫絃節有恒清濁之聲難越對物有恒則應  
化之功不廣然明鏡無心物來斯照聖人玄同感至皆應

是以滯有之與懷豁治心難得而技也善曰文子曰事猶琴  
瑟每終改調淮南子口鏡不設形故能形也高誘曰鏡不  
設人形貌清明以行南子形隔而不通分為萬殊

臣聞祝啟希聲以諧余心石之和鞀鼓踈擊以節繁絃之契  
是以經治必宣其通回回物恒審其會夫道上環中理貴持  
會希發而節樂者擊

一祝之功也善曰廣雅曰一祝者聖  
人之能也善曰廣雅曰一祝者聖

臣聞目無嘗音之察百十無照景之神故在乎我者不誅之  
於已存乎物者不求其用於人也善曰言為政之道恕已及物

通塞之故而誅之於已是以存乎物者豈求其備哉杜預  
左氏傳注曰嘗試也洽語周公曰無求備於一人孔安國

尚書傳曰誅猶  
痛責之甚也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充是以王鮪



登俎不假吞波之魚鮪膏傳室不思街燭之龍此欲令各

無企羨之心抑亦在鵬鷃之義也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肆放也左氏傳閻波沙寬口及饋之畢願以小人腹而為君之子之心屬厭而已鄭玄周禮注曰充猶足也周禮曰春獻王鮪劉邵趙都賦曰巨鰲冠山陵魚吞舟及潦吐波氣成雲霧楚辭曰蘭膏明燭華容備王逸曰以蘭香練膏也楚辭曰日安不到燭龍何照王逸曰言天西北有幽冥無日之國有龍街燭而照之也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善曰楚辭曰衝波王逸曰衝風起兮

及遇隧風大波滿起楚辭曰使江水兮安流淮震風洞發南子曰龍舟鷁首天子之乘廣雅曰漂激也

則夏屋有時而傾善曰法言曰吾不見震風能動龍耳也

子云風謂蛇曰折大何則牽乎動則靜疑言舟牽乎水波

木飛大屋唯我也折大何則牽乎動則靜疑言舟牽乎水波

靜疑也善曰笙銜靜而為動之所牽則靜止而為動也鄭玄儀禮注曰疑止也自定之貌也

動貞言屋係乎地風動而屋傾是動貞也善曰舟雖動而

文勢與上句稍殊不是以淫風大行貞女蒙冶容之悔淳

化殷流盜跖挾曾史之情此謂物無常性惟化所珍故水

來則傾亦由貞專之女值淫存之俗或有桑中之心凶雲

之人被淳風之化當挾賢士之義善曰言舟本搖蕩流靜

則安流為水及風誤也悔當為誨曾參史史魚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尋是以江漢

之君悲其墜履少原之婦哭其亡簪善曰言人居窮則志

楚君施轡激三軍之澆俗少原流傳謂輕薄之類風善曰賈子曰楚昭王與吳人戰軍敗走昭王亡其蹄履已行三士步後還取之左右曰大王何惜於此昭王曰楚國雖貧豈無此一蹄履哉吾悲與之借出而不與之借返於是楚俗無相棄者韓詩外傳曰孔子問焉婦人對曰向者川中澤而哭甚哀孔子怪之使弟子問焉婦人對曰向者川中



新聖吾著簪是以哀孔子曰劉著薪而亡著簪有何悲也婦人曰非傷亡一簪吾所以悲者不忘故也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弗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商飈

漂山不興盈天之雲谷風乘條必降彌天之潤故暗於治

者唱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商風漂蕩本無與

不能懷百姓之心至公風習習必陰必雨明主在上則天

下自安也善曰毛詩曰習習谷風維風及雨毛萇詩傳曰

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故火壯則

煙微性充則情約是以殷墟有感物之悲周京無佇立之

跡殷墟謂紂也周京幽王也棄性逐欲遂令身死國家為

善曰天性者生之質情者性之欲故性充則國興情侈則

又云盡為禾黍豈得佇立哉然序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是以鳥栖

雲而繳飛魚藏淵而網沉賁鼓密而含響朗笛踈而吐音

賢聖之道動合物宜隨俗汚隆用行其正取其濟物而已

由求鳥必高其繳須魚必沉其網也善曰爾雅曰大鼓謂

臣聞理之所守勢所常奪道之所閉權所必開是以生重

於利故據圖無揮劍之痛義貴於身故臨川有投迹之哀

善曰性命之道含靈所惜以利方生則生重利不以利喪

生是理之所守道之所閉也以身方義則義貴身而以義

棄身是勢之所奪權之所閉也哀以身輕於義文子曰左手據

利輕於生臨川有投迹之哀以身輕於義文子曰左手據



身所重也。比義則輕。臨川自投。謂比人無擇也。已見相。溫薦譙元表。

臣聞通於變者用約而利博。明其要者毘淺而應玄。是以

天地之賸。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五絃。而用博易之六

交。該綜萬象。琴之五絃。備括衆聲。善曰。廣雅曰。玄遠也。小

雅曰。曠深也。周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乘。五絃琴也。蔡邕

琴操曰。伏羲氏作琴。絃有五象。五行。

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覩洪赫之烈。

是以問道存乎其人。觀物必造其質。此言令人尋本而棄末也。善曰。法言曰。或

問經難。易曰。其人存則易亡。則難。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踈。神藏於形。雖近則密。是以儀天

步畧而脩短可量。臨淵揆水而淺深難察。天布列象。物所

遠猶踈。淵之積水。人所不能測。此即藏於精也。善曰。儀備

法象也。鄭玄尚書大傳注曰。步推也。說文曰。畧。日景也。慎

子曰。離朱之明。察毫末於百步之外。下於水天而不能見。淺深非目不明也。其勢難視也。

臣聞霄暑者熏天。不滅堅冰之寒。涸陰凝地。無累陵火之熱。

是以吞縶之強。不能反蹈海之志。漂鹵之威。不能降西山

之節。言勢有極也。霄暑涸陰。隆不能易。火水之性。吞縶

相反。寒地折水。凝火弗為。衰其勢。暴也。見下文吞縶謂秦

也。六國為縶。而秦滅之。故曰吞縶。過秦論曰。秦有并吞八

荒之心。史記曰。魏將軍新垣衍說趙使尊秦為帝。魯連曰。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即肆然而為帝。則連有

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為之。民尚書序曰。武王伐殷。尚書曰。前徒倒戈。攻于後。以比血流。漂杵。過秦論曰。伏尸百萬。流血。漂槽。說文曰。漂。浮也。史記曰。武王伐紂。伯夷。齊叩馬。諫曰。以臣伐君。可謂仁乎。左右歎兵之太公曰。此義人



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是以烈火  
流金不能焚景沉寒凝海不能結風金為火所流海為寒  
達也然則能流金而不能焚景能凝海而不能結風  
此理開而所窮也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數術也  
臣聞是於性者天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淫是以  
迅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也即不凋寒木之心夫冒  
而松栢不凋此由是堅實之性也天雖損無害也雞善伺  
晨雞陰晦而不報其鳴此謂時累一不能淫也善曰莊子曰  
北子謂顏回曰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淫猶侵也法言  
曰震風陵雨然後知厦屋併懔李山靴口陵雨暴雨也併莫  
經切懔  
莫公切

文選卷第五十五

文選卷第五十六

梁昭明太子撰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宗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晉府

勅賜養德書院校正重刊

箴

張茂先女史箴一首

銘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一首



崔子玉座右銘一首

張孟陽劔閣銘一首

陸佐公石闕銘一首

新漏刻銘一首

誄上

曹子建王仲宣誄一首

潘安仁楊荊州誄一首

楊仲武誄一首

箴

女史箴一首

曹嘉之晉紀曰張益干懼  
后族之盛作女史箴

張茂先

茫茫造化二儀既分淮南子曰造化大矣夫恬以然無為與造化道

生兩儀散氣流形既陶既甄物家語孔子曰天地間易曰有太極是

之在鈞唯甄者之所為如在帝庖羲肇經天人儀氏之王

天下也始作八卦以通神爰始夫婦以及君臣天地然後

有萬物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男女然後有君臣家道以正王

獸有倫周易曰王獸允塞獸與猶古字通婦德尚柔含章

貞吉周易曰坤至柔而動也柔妻道婉嫕淑慎正位居室

漢書曰孝平王皇后為人婉嫕有節操服虔曰嫕音繫繫

止周易曰女施衿結褵虔恭中饋儀禮曰女嫁母施衿結

違父母之誠毛詩曰親結其褵九十其儀毛無攸遂肅慎爾儀



式瞻清懿毛詩曰敬慎威儀樊姬感莊不食鮮禽衛女矯相耳忘

和音志厲義高而主易心列女傳曰楚王樊姬者楚莊王之夫人莊

食禽獸之肉三年王改又曰齊侯衛姬者衛侯之女齊相公之夫

人相公好淫樂衛姬為不聽鄭衛之聲曹大家曰衛國作淫佚之

音衛姬疾相公之好是玄熊攀檻馮媛趨進去豈無畏知死不恠

故不聽以厲相公也漢書曰孝元馮昭儀上幸虎園聞獸熊佚出園攀檻欲上殿

左右貴人傳昭儀皆走馮婕妤好直前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

上問何故當熊婕妤好曰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班妾有辭割

至御座故身當之帝嗟嘆以此倍敬重焉驪同輦夫豈不懷防微慮遠

漢書曰成帝遊於後庭欲與班婕妤道固隆而不殺物無盛而

好同輦載婕妤好辭曰妾觀古圖書不衰賢聖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未主崇猶塵積替若駭機人咸知

乃有嬖女今欲同輦得無近似乎日中則吳月滿則微周易曰日

盈則蝕毛詩曰彼月而微此性之不飾或愆禮正

而微節玄曰謂不明也其言善千里應之周易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則千

言不善則千里之外苟違斯義則同衾以疑徐幹中論曰

遠為夫出言如微而榮辱由茲謂幽昧靈監無象勿謂玄漠神聽無響無矜爾榮天道惡

盈周易曰鬼神無恃爾貴隆隆者墜者楊雄解朝曰炎炎鑒

于小星戒彼攸遂星三五在東周易曰無攸遂王弼曰盡

婦人必遂也此心螽斯則繁爾類毛詩曰螽斯振振兮馬

無所必遂也



不可以黷寵不可以專

國語司空季子謂文公曰男女不可

災災毓滅性常昭曰畏蕤黷其類也漢書曰孝成趙皇后入宮寵少衰而女弟絕幸姊妹專寵十餘年卒皆無子也

專實生慢愛極則遷迤致盈必損理有固然文子老子曰天

損日月是也魯連子譚子曰物之必至理固然也美者自美翩以取尤朱列子曰揚

之於逆旅逆旅人有接二一人其一美其一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

美也其惡者自惡以治容求好君子所讎盜治容誨淫結

恩而絕職此之由洪味書曰王立與諸劉結思左氏傳范

曰翼翼矜矜福所以興居人公金匱師尚父謂武王曰舜之

人上翼翼乎靖恭曰思榮顯所期位好是正直女史司

箴敢生庶姬毛萇註討傳曰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

### 封燕然山銘一首

并序范曄後漢書曰齊殤王子

刺殺暢發覺憲懼然自求擊匈奴以贖死會

南單于請兵北伐乃拜憲車騎將軍以執金

吾耿秉為副大破單于遂登燕然山

刻石勒功紀漢威德今班固作銘

班孟堅

惟永元元年秋七月有漢元舅曰車騎將軍竇憲范曄後

孝和皇帝母梁貴人為竇皇后所譖憂卒竇后養帝以為

巳子即位改年曰永元又曰竇憲字伯度女弟立為皇后

竇憲稍遷侍中和寅亮聖皇登君異王室尚書曰三孤寅亮

帝即位太后臨朝寅亮聖皇登君異王室尚書曰三孤寅亮

翼謂登納于大麓惟清緝熙尚書曰維清緝熙文王

典乃與執金吾耿秉述職巡禦治兵于朔方

初為執金吾與竇憲北擊匈奴大破之左氏傳臧僖

伯曰三年而治兵杜預曰三年而大習出曰訓兵

鷹揚



之校螭虎之士爰該六師毛詩曰惟師尚父時惟應揚史

子尚相相如虎如龜如熊如鯨如龍此音訓並與上同也毛詩曰整我六師暨南單于東胡烏

栢西戎氏羗侯王君長之羣驍騎十萬范曄後漢書曰南單于休蘭尸逐侯鞬單

于屯屠河立時北虜大亂南單于將討并北庭上言願發國中諸部胡會虜北實太后從之元戎輕武

長轂四分毛詩曰元戎十乘以先啓行有司馬彪續漢書曰

剛車者先驅穀梁傳曰長轂兵車也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漢書

楊雄河東賦曰長轂雷輜蔽路萬有三千餘乘奮電鞭駉雷輜勒以八陣蒞以威神雜兵書八陣者一曰

北陣四曰曰牡陣五曰衝陣六曰玄甲耀日朱旗絳天輪陣七曰浮沮陣八曰雁行陣

屬玄甲李陵與蘇武書曰遂凌高闕下雞鹿漢書曰遣將軍

憲與南匈奴奴萬騎出朔方雞鹿塞經磧函絕大漠說文曰

賦地也漢書曰衛青後將軍絕斬温禺以響鼓血尸

逐以染鈿范曄後漢書曰匈奴其大臣次左右曰逐王次

也其異姓大臣左右皆都侯次左右尸然後四校橫徂星

逐骨却侯左傳智筮曰不以響鼓也然後四校橫徂星

流彗掃蕭條萬里野無遺尸於是域滅區殫反旆而旋考

傳驗圖窮覽其山川遂踰冰邪跨安侯乘燕然范曄後漢書曰

將單節鴻與後諸軍皆會遼邪山又曰南單于躡冒頓之

上言比單于創刈南兵遯逃遠去依安侯河西躡冒頓之

區落焚老上之龍庭漢書曰頭曼單于有太子曰冒頓冒

冒頓死于稽弼立號曰老上單于又曰匈奴正諸長小

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龍音龍



固後嗣恢拓境宇振大漢之天聲其泉賦曰天聲茲可謂  
一勞而久逸暫費而永寧也漢書楊雄上疏曰以為不一  
寧乃遂封山刊石昭銘盛德其辭曰刊石削石即鑠王師  
今征荒裔毛詩曰於鑠王勦凶雺今截海外毛詩曰相土  
截復其邈兮亘地界封神兵兮建隆嵎說文曰嵎與碣同石熙  
帝載兮振萬世尚書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

### 座右銘一首

崔子玉

范曄後漢書曰崔瑗字子玉涿郡人也早孤銳志好學盡能傳其父業率茂才為汲令遷齊北相疾卒

無道人之短無說已之長施人慎勿念受施慎勿忘戰國策唐

雖謂信陵君曰人之有德於我不可忘也世譽不足慕唯仁為

紀綱隱心而後動謗議庸何傷劉熙孟子注曰隱度也周

易其心而後語呂氏春秋曰無使名過實守愚聖所藏越

書范子曰名過實者滅聖人不使名過實家語孔在涅貴

不淄不濡曖曖內含光論語子曰不濡曼子春秋仲尼曰星之昭

昭不私月之曖曖周易柔弱生之徒老氏誠剛強人子也

曰含私光大品物咸亨柔弱者生之徒老氏誠剛強人子也

剛柔弱者先亡也行行鄙夫志悠悠故難量論語曰閭閻如也子

路行行如也子曰行行剛強貌慎言節飲食知足勝不祥

周易曰君子以慎言節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王莽



曰苟誠也

### 劍閣銘一首

張孟陽張敏見而遣使載隨父入蜀作劍閣銘益州刺史

巖巖梁山積石峩峩楊雄益州箴曰巖巖積石貌也梁遠

屬荆衡近綴岷嶓尚書曰荆及衡山之陽也尚書曰岷嶓

南通邛笮比滿北達褒斜漢書音義服虔

華劉淵林蜀都賦注曰岷山都安縣有兩山相對立惟蜀

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千仞元水經注曰小劍

險極路之峻周易曰地險山川

而啓扉世濁則逆道清斯順閉由往漢開自有晉備故曰

往漢開自鍾會故曰有晉也秦得百二并吞諸

侯齊得十二田生獻籌治秦中持戟百萬齊得十二此所

謂東西矧茲狹隘土之外區一人荷戟萬夫赳赳陳琳為

得進廣雅曰一夫赳赳難行也不形勝之地匪親勿居漢書田

非親子弟莫可使王齊也饒昔在武侯中流而喜山河之

固見屈吳起與實在德險亦難恃洞庭孟門二國不祀史

曰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而謂吳起笑曰美哉乎山

左河濟而右大華伊闕在其南穹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



政不殷紂之國左孟門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  
國武侯曰善為敵自古迄今天命匪易尚書曰爾亦弗憑阻

作昏鮮不敗績績左氏傳曰凡師大崩曰敗公孫既滅劉氏  
銜壁自立為天子漢書曰公孫述為導江卒正假稱蜀都太守

之軌無或重跡漢書陳忠上疏曰前車覆後車戒范曄後勒  
蜀志曰後主諱禪先主子也魏使鄧艾伐之後主與覆車

### 銘山阿敢告梁益

#### 石闕銘一首并序

陸佐公學善屬文起家議曹從事遷太子中舍

二人後仕至太常卿詔使為漏刻石闕

昔在舜格文祖禹至神宗周變商俗湯黜夏政尚書帝曰

命于神宗墨子曰紂之亂武王理之當此之時時不逾而  
書曰湯既黜夏命復歸子亳雖革命殊乎因襲揖讓異於

干戈而晷緯冥合天人啓其克明俊德大庇生民其

揆一也而用賢愛仁之義為一也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

天而應乎人論衡曰漢力勝周多矣舜以司徒受堯禪文  
王百里為西伯武王襲文王皆有因緣力易為也孔叢子

國名臣序贊曰揖讓之與干戈說文曰影也乃時也三星  
也易乾鑿度曰五緯順軌四時和栗西都賦曰天啓之心  
人基之謀尚書曰五緯明俊德以親九族左傳鄭子馬曰以

待強者而庇民焉孟也齊之季昏霄君臨威侮五行怠  
曰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東昏侯蕭寶卷高宗子高宗崩太  
棄三正子吳均齊春秋曰東昏侯蕭寶卷高宗子高宗崩太



扈氏威侮三正刑酷然炭暴踰骨柱民怨神怒眾叛親離躋

地無歸瞻烏靡託六詔曰紂患刑輕乃更為銅柱以膏塗

隨火中紂與如神怒左氏傳衆仲曰炮烙之刑鄭玄尚書五

謂叛親離難不濟矣毛詩曰瞻烏爰止于誰之屋於是我皇

帝極之乃操斗極把鉤陳翼百神禔是萬福也斗極天下

之所取法鉤陳兵衛之象故王者把操馬長楊賦曰高祖

順斗極運天關樂計圖曰鉤陳後宮也服虔漢書音義曰

紫宮外營陳星毛長詩值曰如難蜀父老禮記曰遐邇體於

神受職焉漢書曰司馬相如翼敬也禮記曰遐邇體於

君福毛詩曰樂只龍飛里水虎步西河雷動風驅天行地

止謂奉義旗以伐齊也何元梁典曰齊明帝崩遺詔授

以主號令以高祖督前鋒三年十一月高相擁南康王寶融

曰傲京師東都賊曰龍飛里水陳孔璋為衣紹檄豫州曰

雷震虎步並集雲庭尚書曰黑水西河惟雍用沈約宋書

曰元嘉中割荊州之襄陽為雍用西京賦曰千乘雷動萬

騎龍趨揚修許昌宮賦命旅致雲屯雲之應登壇有降火之

祥龜茲協從人祇嚮附命旅誓衆也登壇祭天也杜篤論

蛇毛黑雲尚書帝命驗曰太子發渡河中流火流為鳥其

色赤鄭玄曰以魚煉於天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玉屋流

為鳥尚書曰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穿曾露項之豪箕坐

莖叶從吳質魏都賦曰英雄響附穿曾露項之豪箕坐

椎髻足長莫不援旗請奮執銳爭先博物志曰昔禹平天

野防風氏後至殺之夏德盛二龍降之使范成克御之以行

域外既周南經防風之神見禹使怒而射之有迅雷二龍

升去二臣恐以刃自貫其心死禹哀之乃拔其刀瘵以不

死之草皆生是為牙曾人去會措萬五千里范曄後漢書

西域傳論曰自矢威之所肅服財賂之所懷誘莫不露頂

肘行東向而朝漢書曰高祖使陸賈賜尉佗印為南越王

賈至上尉佗魁結箕踞見賈裏士賦序曰漢書陳餘說陳涉

陌之上趙克國頌請奮其旅于罕之羗漢書陳餘說陳涉



曰將軍被堅執銳以誅暴秦

楚辭曰矢之墜兮士爭先

心抗茲同德楚辭曰過夏首

通克渠泥首毛詩曰王赫斯

嚴鼓一通步騎士悉嚴然鼓

由巨檻接艦鐵馬千羣朱旗

范曄後漢書公孫贊與子書

簡而禽廬九傳檄以下湘羅

威懷巴黔底定魏玲王陵密

召我我便當至邪伏滔正准

而七八馬漢書韓信曰三秦

孫卿子曰舜伐有苗禹伐共

澤底定於是流湯之黨握崖

北築長城而守藩籬班固謹

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革車

箠笞初望扶老攜幼一旦雲隼

兵車革輅也左氏傳曰凡師

事又淮南王上書曰越必攜

雲集霧散孟子曰葛伯不祀

之附成湯殺士之窺周武安

夏首憑固庸氓負阻協彼離

而西浮王逸曰夏首水口也

帝赫斯怒秣馬訓兵嚴鼓未

愁爰整其旅左氏傳子重曰

宣子曰訓卒利兵軍戰令曰

萬里吳都賦曰弘舸連軸巨

馬之屬五千羣未旗已見上文折

兵不血刃士無遺鏃而樊鄧

欲立楚王彪司馬宣王自訂

罪過謂太傅曰卿直以折簡

秦論曰奔無亡矢遺鏃之費

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尚

乏徒守似藩籬戰同枯朽

人以牛為禮過秦論曰蒙恬

近次師營商牧華夷士女冠

不壺漿塞野簞食盈塗鄭玄周

遺使冠蓋相望於道覆案梁

湯往征之其君子實似夏民

食壺漿以迎小人也似夏民

之附成湯殺士之窺周武安



市無易賈尚書中候曰天乙在薄復桀迷惑諸鄰國擁負

武王至殷人曰是吾新君也客曰然聖人為海內討惡見

弟其民曰尚書曰奉辭伐罪孟子曰湯始征自葛誅其君

不去疇商八方入計四隩奉圖羽檄交馳軍書狎至一日

二日非止萬機張蒼領主即國上計者又曰嚴助願奉三

漢書曰光武平河北吳漢與諸將奉圖書上尊號漢書息

狎至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機而尊嚴之度不僭

於師旅淵默之容無改於行陣計如投水思若轉規策定

惟幄謀成几案曾未浹辰獨夫授首臨班固漢書贊曰成帝

可謂穆穆夫子之容矣李康運命論張良及其遭漢祖其

言也如以石投水莫之逆也況暉後漢書曰朱勃上疏

馬援寬曰謀如涌泉勢如轉規又光武詔曰將軍鄧禹與

朕謀謀惟幄央勝千里仲長子昌言曰運籌於几案之前

而所制者乃百代之後左氏傳君子曰苦恃其陋不修其

典曰永元三年十二月丙寅張齊殺東昏于舍德殿其夜

蜀文曰蜀侯見禽於漢乃焚其綺席棄被寶衣歸璇臺之珠

秦公孫述授首於漢乃焚其綺席棄被寶衣歸璇臺之珠

反諸侯之王六韜曰紂時婦人以文綺為席衣以綾統者

此橫流功均天地明並日月新序劉向曰先王之所以指

也孝經鉤命決曰俱在隆平優劣殊流禮記曰下車而封

夏后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尚書曰一戎衣天下大定

橫流汎濫於天下漢書曰德配天地明並日月於是仰



叶三靈俯從億兆受昭華之玉納龍叙之圖春秋元命苞

曾無與二尚書大傳曰堯得舜推而尊之贈以昭華之玉

春秋元命苞曰堯游河渚赤龍負圓以出圖亦如綿狀龍

沒圖在楊雄覈靈賦曰大易之始河出龍馬維貢龜書

類帝裡宗光有神器昇中以祀羣望攝袂而朝諸夏尚書

類于上帝又曰裡于六宗國語富辰謂王曰光有天下而

和寧百姓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禮記曰

升中于天而鳳凰降在氏傳曰乃大有事于羣望漢書徐

樂上書曰南面負袞攝袂而揖王公陛下之所服也論語

子曰夷狄之有君也布教都畿班政方外謀協上策刑從中

典周禮曰正月之吉始和布教於邦國都鄙表淑謝中丞

東羗討之難破降為上策戰為下計周禮曰大南服緩耳

司寇掌三典以佐王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也

西羗反舌劍騎穹廬之國同川共穴之人杜篤論都賦曰

連緩耳瑱雕題

呂氏春秋曰善為君者變夷反古甘肅魏有反舌國舌本

狄語言與中國相反因謂反舌也漢書曰匈奴力能彎弓盡為

在前未倒向喉故曰反舌也漢書曰匈奴力能彎弓盡為

甲騎其長兵則弓矢短兵則刀劍漢書為珠公主歌曰穹廬

為室兮旃為牆杜篤論都賦曰莫不屈膝交臂厥角稽顙

鑿空萬里攘地千都幕函巖鄣河西無敵言喻巴蜀文曰交

和孟子曰武王之伐殷也百姓若崩厥角趙岐曰厥角叩

頭以額角厥地禮記孔子曰拜而後稽顙漢書曰通西北

曰張騫鑿空蘇林曰鑿空開通也戰國策蔡澤謂應侯曰

公孫鞅為秦攘地千里漢書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匈奴

遠逃而漠南無王庭漢書武帝謂狄山曰使君一障間蒼

頤曰障小城也漢書晉文公攘戎狄若於西河固洛之間

固音銀謝承後漢書曰祝於是治定功成邇安遠肅忘茲

良為梁州刺史歷年無警

鹿駭息此狼顧禮記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尚書曰

柔遠能邇鹽鐵論曰以賢人為兵聖人為

守則中國無狗吠之警而乃正六樂治五禮政章程創法

邊境無鹿駭狼顧之憂也

乃正六樂治五禮政章程創法

乃正六樂治五禮政章程創法

乃正六樂治五禮政章程創法

乃正六樂治五禮政章程創法

乃正六樂治五禮政章程創法

乃正六樂治五禮政章程創法

乃正六樂治五禮政章程創法



律周禮曰保氏掌諫王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樂鄭玄曰六樂雲門大咸大韶大夏大護大武尚書曰修五禮

孔安國曰五禮吉凶軍賓嘉也漢書曰高祖令張蒼定章程又曰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置博士之

職而著錄之生若雲開集雅之館而款關之學如市漢書曰武帝初

置五經博士范曄後漢書曰張興稍遷至博士弟子自遠至者著錄且萬人司馬彪續漢書曰負書來學雲集京師

劇秦美新曰遙集乎文雅之囿翔乎禮樂之場史記曰田余款關請見三輔黃圖曰元始中起明堂列槐樹數百

行朔望諸生持經書及當郡興建庠序啓設郊立一介之所出物於此賣買號槐市

才必記無文之典咸秩漢書曰平帝立學官鄉曰庠聚曰東郊周禮曰冬至於地上之圓丘樂六變天神皆降尚於書秦穆公曰如有一介臣又曰稱秩元祀咸秩無文

是天下學士靡然向風人識廉隅家知禮讓班固漢書贊曰治春秋為丞相封侯天下學士靡然嚮風矣禮記曰

儒有砥礪廉隅論語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教臻

侍子化洽期門區宇又安方面靜息役休務簡咸阜民和

漢書曰呼韓邪遣子右賢王與北地良家子期諸殿門故銖婁渠堂入侍漢書曰武帝

經匈奴遺伊秩皆主來入就門羽林賈曰區宇又寧思和

求中方面四方面也仲長子昌言曰五位以正方面孫楚

客主言曰晉主聖明方面割地長楊賦曰休力役賈逵國

語注曰阜厚也左氏傳季歷代規摹前王典故莫不芟夷

翦截允執厥中史記曰高祖雖日不暇給規摹弘遠矣東

國尚書序曰芟夷煩亂以為象闕之制其來已遠春

秋設舊章之教經禮垂布憲之文左氏傳曰司鐸火李相

可忘也禮記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玄曰禮經謂周禮也周禮曰太宰以正月之吉懸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



樹闕之夢

禮記戴聖所傳故號戴記曰昔者仲尼與於蜡實事畢出游於觀之上喟然而嘆周書曰文王

至白商太妙夢見商之鹿生棘太子發北荒明月西極流

取周庭之梓樹之於闕門化為松柏

精神異經曰西北荒中有二金闕高百丈金闕銀盤圓五

洲記曰崑崙山有三角其角一正東海岳黃金何庭紫貝

有墉城有流精之闕西王母所治也

吏記曰三神山傳在海中黃金白銀為官闕楚辭曰魚鱗

屋兮龍堂紫貝具闕合珠宮王逸曰言河伯所居以紫貝作

也關蒼龍玄武之製銅爵鐵鳳之工有蒼龍闕北有玄武闕

魏文帝歌曰長安城西有雙圓闕上有一雙銅爵一鳴五

張兩翼舉或以聽窮省寃或以布化懸法心李力闕銘曰悉

頭敷尾或以表正王居或以光崇帝里尚書王曰表

寃布化懸法或以表正王居或以光崇帝里正萬邦周易

已見上文

曰王居無咎正位也相子新論曰昔周公光崇周道澤被

四表蜀都賦曰峭函有帝皇之宅河洛為王者之里也

晉氏浸弱宋歷威夷禮經舊典寂寥無記鴻規盛烈湮沒

罕稱乃假天闕於牛頭託遠圖於博望有欺耳目無補憲

章漢書曰浸弱微滅也韓詩曰周道威夷左氏傳曰以繼

如美人賦曰上官闕館寢寥至虛封禪書曰湮滅而不稱

不可勝數山謙之丹陽記曰大興中議者皆言漢司徒義

興許或墓二關高壯可徙施之王後弘弗欲後陪乘出宣

陽門南望牛頭山兩峯即此天闕也豈煩改作帝從之

今出宣陽望此山良似闕沈約宋書曰孝武大明七年

博望梁山立雙闕禮記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乃

命審曲之官選明中之士陳圭置泉列瞻星揆地興復表

門草創華闕周禮曰或審曲面勢明中謂四時昏明各有

度求昏中者取六項加三項夢蠶順除之鄭玄曰盡行十二

項中正而分之左右各六項也蠶猶羅也昏中在日前故

言順數也明中非日後故臣人建國求地中置築以懸視

深正日影以求中地中又曰臣人建國求地中置築以懸視

深正日影以求中地中又曰臣人建國求地中置築以懸視

深正日影以求中地中又曰臣人建國求地中置築以懸視

深正日影以求中地中又曰臣人建國求地中置築以懸視

深正日影以求中地中又曰臣人建國求地中置築以懸視

深正日影以求中地中又曰臣人建國求地中置築以懸視

深正日影以求中地中又曰臣人建國求地中置築以懸視

深正日影以求中地中又曰臣人建國求地中置築以懸視



其影鄭玄曰藝古文象假借也周禮曰書參諸日中之  
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夕東觀漢記博士等議曰陛下除  
殘去賊興復祖宗西京賦曰正紫宮於未央表曉闕於閭  
闔論語曰裨謀草創之西都實曰樹中天之華闕封冠山  
之朱

於是歲次天紀月旅太族天紀星紀也左氏傳梓慎曰歲在星紀也皇帝御天下之七載也漢書曰太族位在於寅正月也

構茲盛則興此崇麗方且趨以表敬觀而知法劉璠梁典曰天監七年正月戊戌詔曰昔晉氏青蓋南移日不暇給而兩觀莫

築懸法無所今禮感化光後務簡便可營建象闕以表舊羽莫不畢備漢書曰萬石為闕窮極壯麗冠絕古今奇禽異

衛靈公夫人曰妾聞禮下物觀雙碣之容人識百重之典周易曰聖人作而萬物覩而豐屋廣夏崇闕百里作範

重訓赫矣壯乎和正釋譏曰創制作範匪時不立家語南

惟帝建國正位辨方周營洛浹漢啓岐梁此言建國立都

化光爰有象闕是惟舊章帝王所居因功業而後盛禮文

青蓋南泊黃旗東指懸法無聞藏書弗紀後得王而有常

大人造物龍德晉書曰孫氏無闕大晉南都亦不暇立門

休否建此百常與茲雙起周易曰飛龍在天大人造也莊

文選卷五十六 十五



鹿曰造物謂道也周易曰龍德而正中者也又否卦曰九五休否王弼曰居尊位能休否道者也張景陽七命曰表以百常之關雙起猶雙立也魯曾靈光殿賦曰崇墉岡連以嶺屬朱闕巖巖以雙立

**魏魏旁映重疊上連翠微**王逸楚辭注曰魏魏者高大之捕也重疊宮觀之多者也七命曰重殿疊**布教方顯浹日初**

**輝懸書有附委篋知歸**治象之法于象魏使萬民觀洽象浹日而歛之懸書則懸法也委鬱崖**勿重軒穹隆反宇形**

**聳飛棟勢超浮柱**軒三階穹隆見下句西京賦曰反宇業業何禎許都賦曰枕浮柱之飛懷兮袖莫莫而扶傾色法上翼舒甘泉賦曰枕浮柱之飛懷兮袖莫莫而扶傾色法上

**圓制模下矩周望原隰俛臨煙雨**欽建章鳳闕賦曰上規圓以穹隆下矩地而繩直

**前賓四會却背九房北通二轍**望原隰臨煙雲言其高也

**南溱五方**王逸楚辭注曰賓列也陸機洛陽記曰有銅駝也東京賦曰復廟重屋八達九房則明堂之制也鄭玄禮記注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也然路寢在門北故

**暑來寒往地久天長神哉華觀永配無疆**周易曰寒暑往則寒來老子曰天長地久毛詩曰申錫無疆集云盤石鬱崖重軒穹隆色法上圓製模十四字是至尊所改也

**新刻漏銘一首**并序

**陸佐公**劉璠梁典曰天監六年帝以舊漏乖舛乃勅負外郎祖暅治之漏刻成太

**夫自天觀象昏旦之刻未分治歷明時盈縮之度無往**

周易曰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五經要義曰昏闇也且明也日入後漏三刻為昏日出前漏三刻為明周易曰君子以治歷明時淮南挈壺子曰孟春祭贏孟秋始縮高誘曰贏長也縮短也

子中舍人陸倕為文司馬虎續漢書曰孔壺為漏浮箭為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星

子中舍人陸倕為文司馬虎續漢書曰孔壺為漏浮箭為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星

子中舍人陸倕為文司馬虎續漢書曰孔壺為漏浮箭為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星

子中舍人陸倕為文司馬虎續漢書曰孔壺為漏浮箭為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星

子中舍人陸倕為文司馬虎續漢書曰孔壺為漏浮箭為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星

子中舍人陸倕為文司馬虎續漢書曰孔壺為漏浮箭為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星

子中舍人陸倕為文司馬虎續漢書曰孔壺為漏浮箭為刻下漏數刻以考中星昏明星



命氏遠哉義用周禮曰挈壺氏下士六人鄭玄曰揆景測

辰微也宮戒井守以水火分茲日夜揆景測辰謂晝夜漏

也衛宏漢舊儀曰晝漏盡夜漏起宮中衛宮城門擊刀斗

周禮擊木柝周禮曰挈壺氏掌挈壺以令軍井凡喪事懸壺

以哭皆以水守之分以日夜鄭司農曰挈壺以令軍井

謂為軍穿井井成挈壺懸其上令軍中眾皆望見知此下

有井也壺所以盛飲故以壺表井也鄭玄曰以水守壺者

為沃漏也以火守壺者夜視刻數也分以日夜者異晝夜

也而司歷亡官疇人發業孟陬殄滅攝提無紀左氏傳仲

猶西流司歷過也漢書曰三代既沒五霸之末史官忘紀

疇人子弟分散如淳曰家業世世相傳為疇漢書孟陬殄

滅攝提失方音義曰正月為孟陬歷紀發絕閏餘年錯不

與正歲相值謂之殄滅攝提星名隨斗杓所指建十二月

若歷誤春三月當指辰衛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詳霍融

而乃指巳是為失方衛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詳霍融

微分至之差詳而不密衛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詳霍融

衛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詳霍融衛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詳霍融

衛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詳霍融衛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詳霍融

衛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詳霍融衛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詳霍融

衛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詳霍融衛宏載傳呼之節較而未詳霍融

術拆傳呼備火司馬彪續漢書曰太史令霍融上言漏刻

率九日增減一等不與天相應或時差至二刻半不如夏

陸機之賦虛握靈珠孫綽之銘空擅崑玉陸機孫綽

銘昔子建與揚德祖書曰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弘

自謂抱荆山之玉新序固乘曰珠產江漢玉產崑山弘

度遺承天垂百沈約宋書曰宋太祖頗好歷數太子率

更令何承天私撰新法元嘉二十年上表布在方冊無彰

語付外詳之有司奏承天歷術令施行布在方冊無彰

罷用禮記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道布在方冊左譬彼春

華同夫海粟春華言其文麗海粟譬其無實谷賓戲曰擿

海之中有赤其中有粟華而不實柯也晏子曰昔者秦穆

公乘舟理天下黃布裹蒸棗至而擿其布破黃布故水亦

蒸棗故華不實公曰吾伴問寧可以軌物字民作範垂訓

子對曰嬰聞伴問者伴對也寧可以軌物字民作範垂訓

者乎於軌物者也講事以度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



謂之物不軌不物謂之亂政周書成王曰朕不且今之官

知字民之道敬用伯父作範垂訓已見上文

魏王造即會稽也積水遠方道導流乖則水不過一鍾導流

不過一六日無辨五行不分淮南子曰冬至加三日則夏至之日

也歲遷六日終而後始高誘曰遷六日今年以子冬至後

年以午冬至至寅宋漢舊儀曰晝夜漏起省中用火中黃門

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也歲躔闌茂月次姑洗

丙夜丁夜戊夜也歲躔闌茂月次姑洗日闌茂禮記曰季

春之月律皇帝有天下之五載也樂遷夏諺禮變商俗孟

中姑洗夏諺曰吾王不游吾何以休業類補天功均柱地昔女子曰

尚書曰商俗靡靡利口惟賢氏煉五色之石以補其闕割鼇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

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也

河海夷晏風雲律呂禮斗威儀曰君乘士而王其政太平

則河海夷八宴十洲記曰天漢三年西

國王使獻靈膠四兩告光毛也受以付庫使者曰常占東

風入律十句不休青雲干呂也月不散意者閻浮有好道

之君我王故搜奇蘊而貢神之香步天材而坐朝宴罷每旦

請猛獸乘毛車以濟弱水于今十三年矣

晨興呂氏春秋曰上稱三皇五帝之業以諭其意蚤朝宴

門來屬傳漏之音聽雞人之響周禮曰雞人掌大祭祀夜

仁賢屬傳漏之音聽雞人之響周禮曰雞人掌大祭祀夜

二字是沈約以為星火謬中金水遠用左氏傳張耀曰火

所改作也

毛詩箋曰火星中寒暑退陸機漏刻時乖啓閉箭異錙銖

賦曰寤蟾蜍之栖月識金水之相緣

左氏傳曰凡分至啓閉必書雲物為備故也鄭玄爰命曰

禮記注曰八兩為錙漢書曰二十四銖為兩也

官草創新器左氏傳曰天子有日御於是俯察旁羅登臺升庫

周易曰仰則觀於天文俯以察於地理史記曰黃帝順天

地之紀旁羅日月星辰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

望而書禮也又曰宋衛陳鄭皆火梓慎則于地四參以天

登大庭之庫以望之曰宋衛陳鄭也



一言得壺用金而漏用水以得四生金也漢書曰天建武遺壺咸和餘舛

司馬彪續漢書霍融曰四分施於金筒方負之制飛流吐

納之規銘曰乃制妙器挈壺氏銓累筒三階積水成川陸

機漏刻銘曰口納變律改經一皆懲革蔡邕律歷志曰九

相生至天監六年太歲丁亥十月丁亥朔十六日壬寅漏

成進御以考辰正晷測表候陰陸機集志議曰考正三辰

測表候陰不謬圭撮無乖黍累漢書曰夫推歷生律制器

謂七圭也四圭曰撮十黍一圭自然之形陰陽又可以校運筭

之聯合辨分天之邪正漢書曰造漢太初歷治歷者方士

而閑運筭察四氣之盈虛課六歷之疎密爾雅曰春為發

為收成冬為安寧四氣和為通正漢書曰史記有黃帝顓

項夏商周及魯歷漢興張蒼用顓項歷是於六歷流閏中

最為微近又曰淳于陵梁覆永世貽則傳之無窮赫矣煥

乎無得而稱也昔嘉量微物盤孟小器猶且昭德記功載

在銘典周禮栗氏為量其銘曰嘉量既成以觀四國永啓

之孔甲黃帝之史也書盤孟中為誠法或於况入神之制

與造化合符文論語子曰藝妙者以入神造化已見上成物

之能與坤元等契又曰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勲倍楹席

事首巾杙杖雜銘又曰黃帝有巾杙之法孔甲有盤孟之

戒寧可使多謝曾水有陋昆吾郭象莊子注曰不可多謝

銘論曰昔召公作誥先王賜朕鼎出于武當曾水呂尚作

周大師而封于齊其功銘于昆吾之野西都賓序曰有漏



洛邑之義字編以白銀紀善撥惡劉人本觀書賦曰金字不傳銀書未勒者哉碑老玄山瀨鄉記曰老子毋

玉牒石記銀書金字煥矣不窮邈乎昭備乃詔小臣為其

銘曰集曰銘一字至尊所改

一暑一寒有明有晦周易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莊子曰

神道無跡天工罕代莊子老聃謂孔子曰夫神生於道其

其代之乃置挈壺是惟熙載氣均衡石昏正權概呂氏春

春日夜分鈞衡石角升桶正權槩高誘曰角平升桶權槩皆令均等也世道交喪禮術銷亡

喪也毛詩序曰齊宣公時禮義消亡莊子曰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遽遷水火爭倒衣

裳水火已見上文毛詩曰擊刁舛次聚不乖方漢書曰李廣

擊刁斗自衛孟康曰以銅作鑼受一斗晝炊飯食擊持行

行夜時也爰究爰度時惟我皇毛詩曰維彼四方方壺外次

圓流內襲洪殺殊等高卑異級陸機漏刻賦曰擬洪殺靈

虬承注陰蟲吐喻孫綽漏刻銘曰靈倏往忽來鬼出神入

方淮南子曰並應無窮鬼出神入呂氏春秋曰倏忽往來而莫知其微若抽繭逝如激電陸

之絲逝若垂天之電滿刻賦曰形微獨繭耳不輟音眼無留盼銅史司刻金徒

抱箭張衡漏水轉渾天儀制曰蓋上又鑄金銅仙人居左

時早履薄非競臨深罔戰授受靡恒陸機詩曰戰

臨深淵如履薄水衛宏漢舊儀曰夜漏起中黃惟精惟一

可法可象尚書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孝經曰作事可法

月不知來日無藏往分似符契至猶影響周易曰月往則



傳注曰分春秋分也至冬夏至也袁亮伯三國名臣合昏  
序贊曰若合符契尚書曰惠迪吉後逆凶惟影響

暮卷黃髮晨生田周處風土記曰合昏槿也葉晨舒而昏合

也尚辨天意猶測地精聖人觀其所感而天地萬物之情

可見况我神造通幽洞靈陸機漏刻賦曰來配皇等極為

世作程也曹植列女傳頌曰尚甲貴禮來世作程

王仲宣誄一首 并序 曹子建

建安二十二年正月二十四日戊申魏故侍中關內侯王

君卒嗚呼哀哉皇穹神察詰人是恃如何靈祗殲我吉士

毛詩曰彼蒼者天賦我良人誰謂不庸早世即冥范曄後漢書相帝認

誰謂不傷華繁中零史記華陽夫人姊說夫本存亡分流天

遂同期莊子曰雖有壽夭相去幾朝聞夕沒先民所思論語曰朝

可矣毛詩曰先民有作何用誅德表之素旗鄭司農周禮注曰誄謂積累生時德

玄曰銘明旌也雜鳥為物大夫士之所建也以死者不可何以贈終

哀以送之孝經曰哀遂作誄曰

猗歟侍中遠祖彌芳公高建業佐武伐商史記曰魏之先

姓武王伐紂而爵同齊魯邦祀絕亡流裔畢萬勳績惟光

晉獻賜封于魏之疆天開之祚末胄稱王史記曰公高苗

獻公滅魏封畢萬為大夫卜偃曰萬滿數也魏大名也

是始賞天開之矣國稱陳留風俗記曰浚儀縣魏之都也

魏滅晉獻公以魏封大夫畢萬後世文侯初盛至子孫稱



厥姓斯氏條分彙散世滋芳烈揚聲秦漢會遭陽九炎光

漢書曰陽九厄日初入百六陽九音義曰易稱所謂

中陽九之厄百六之會者也典引曰蓄炎上之烈精蔡

邕曰謂大漢之盛德也中曠謂遭世祖撥亂爰建時雍

謂光武皇帝也公羊傳曰撥亂反正三台樹位履道是鍾

莫近於春秋尚書曰黎民於變時雍寵爵之加匪惠惟恭自

春秋漢合學曰三公象五岳在天君二祖為光為龍

張璠漢紀曰王龔字伯宗有高名於天帝時為司空魏志曰黎曾祖父龔祖父暢皆為漢

三公毛詩曰既見君子為龍為光毛萇曰龍寵也僉曰休

我宜翼漢邦或統太尉或掌司空百揆惟叙五典克從

曰納于百揆百揆時叙又天靜人和皇教遐通伊君顯考

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入管機密朝政以治

子美弘曰仲尼洽聞強記博物不窮周易曰幽贊於神文

明而生著論語識曰子夏六十人共撰仲尼微言也若春華思若涌泉

謂馬援曰見上文東觀漢記朱教發言可詠下筆成篇

魏志黎善屬文舉筆便成無不閑碁局逞巧博弈惟賢

魏志曰黎觀人圍碁局壞黎為以他局為之用相此不誤一道其強記默識如皇家不造

此論語子曰不有博弈者乎為之猶賢乎已京室隕顛

毛詩曰閔予小宰臣專制帝用西遷

也魏志曰董卓以山東豪傑並起恐懼君乃羈旅離此阻

不寧初平元年二月乃徙天子都長安君乃羈旅離此阻

曰久處出臨朔位庶績咸熙尚書曰庶績咸熙君以淑

機密繼此洪基既有令德材技廣宣強記洽聞幽讚微言

孔

叢

叢

叢

叢

叢

叢

叢



之臣杜預注曰騫寄也旅客也崔瑗七蠲身窮志達居鄙

行鮮振冠南嶽濯纓清川盛弘之荆州記曰襄陽西南有

北際河水山下有王仲宣宅故東阿王誅云潛處蓬室不

干勢權蓬室若廣厦之蔭也我公奮鉞耀威南楚我公魏

荆人或遠陳戎講武禮記曰乃命將君乃義發奔我師旅

魏志曰劉表卒黎勸高尚霸功投身帝宇相霸陳便宜曰

度明正百官修治威令流行者也傳斯言既發謀夫是與

斯言謂琮降也毛詩曰是與伊何響我明德投戈編却若

稽顙漢北漢書南郡我公實嘉表揚京國金龜紫綬以彰

勲則魏志曰太祖碑案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勲則伊何

勞謙靡已周易曰勞謙憂世忘家殊畧卓峙史記穰苴曰

忘其家趙岐一孟子乃署祭酒與君行止魏志曰後遷軍謀

則止時筭無遺策書無失理孟子曰計及下者無遺策東

策動不我王建之國百司雋又周禮曰維王建國君以顯舉

秉機省闈戴璆珥貂朱衣皓帶魏志曰魏國建拜祭侍中

冠惠文也加入侍帷幄出擁華蓋劉歆遂初賦曰榮曜當世

芳風掩謁漢書曰帝玄成繼父相位封侯榮當世嗟彼東

夷東夷憑江阻湖騷擾邊境勞我師徒光光戎路霆駭風

徂君侍華轂輝輝王塗漢書劉向上封事曰今王氏一姓

寬碑曰統艾三思榮懷附望彼來威言仲宣思念寵榮志



國畏威而來也漢書曰王尊懷如何不濟運極命衰寢疾

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也

彌留吉往凶歸嗚呼哀哉魏志曰建安二十一年春道病卒尚書王曰

病日臻翩翩孤嗣號慟崩摧蔡邕哀成碑曰孤嗣含哀長慟發軫北魏

遠迄南淮經歷山河泣涕如顏楚辭曰登山長望中心哀

風興感行雲徘徊游魚失浪歸鳥忘栖嗚呼哀哉吾與夫

子義貫丹青丹青二色名好和琴瑟分過友生毛詩曰妻

鼓瑟琴又曰矧伊人矣不求友生庶幾遐年攜手同征如何奄忽棄我

夙零感昔宴會志各高厲子戲夫子金石難弊人命靡常

吉凶異制毛詩曰天命靡常春秋保乾此驩之人孰先隕

越左氏傳齊侯曰小何寤夫子果乃先逝又論死生存亡

數度春秋考異垂曰吉子猶懷疑求之明據儻獨有靈游

魂泰素列子曰泰素我將假翼飄颻高舉超登景雲要子

天路孝經授神契曰德至山喪柩既臻將反

魏京靈輜迴軌白驥悲鳴文曰輜輳車也李陵詩曰虛

廩無見藏景蔽形孰云神宣不聞其聲梁商誄曰孰去

首歎息兩泣交頸嗟乎夫子永安幽冥人誰不沒達士徇

名莊子曰小人徇財君子徇生榮死哀亦孔之榮嗚呼哀

哉論語子貢曰夫子其楊荊州誄一首并序 潘安仁

維咸寧元年王隱晉書咸寧夏四月乙丑晉故折衝將軍荆



州刺史東武戴侯榮陽楊使君薨嗚呼哀哉懷揚肇賦見

夫天子建國諸侯立家左氏傳師服曰吾聞國家之立也

其上也而下選賢與能政是以和禮記曰選賢與周賴尚父殷

馮太阿太阿阿衡謂伊尹也毛詩曰惟師尚父矯矯揚侯

晉之瓜牙又曰予王之瓜牙忠節克明茂績惟嘉尚書曰

德嘉乃將宏王略肅清荒遐降年不永玄首未華尚書曰

永有不永范曄後漢書樊准上疏銜恨沒世命也奈何嗚

呼哀哉范曄後漢書東海王疆上疏曰銜恨黃自古在昔

有生必死法言曰有生者必有死有死有身沒名垂先哲所題

東征賦曰唯令德為不朽行以號彰德以述美周禮曰謚者

功之於世也條蓋非有道碑曰敢託旒旌爰作斯誄見上文

其辭曰

邈矣遠祖系自有周昭穆繁昌枝庶分流族始伯喬氏出

揚侯漢書曰楊雄其先出自有周伯喬者以支庶食菜於

周表而楊氏或奕世丕顯允迪大猷尚書曰公稱丕顯

莫之天猷漢德龍戰未分左氏傳曰龍戰于野其血玄

黃伊君祖考方事之殷左氏傳曰即陵之戰楚子使工尹

常而附注者君十鳥則擇木臣亦簡君左氏傳仲尼曰鳥

他杜預云殷盛也投心魏朝策名委身左氏傳狐突曰策

臣亦擇君而事之奮躍淵塗跨騰風雲若賓戲曰振拔或統驍騎或據領軍



潘岳揚肇碑序曰肇驍騎府君之嫡孫領軍肅侯之嗣子

賈弼之山公表注曰揚恪字仲義驍騎將軍生暨字休先

將軍篤生戴侯茂德繼期纂戎洪緒克構堂基我祖考尚

書曰若考作室子弱冠味道無競惟時譚答揚雄言曰子

弗肯堂矧肯構孝實蒸蒸友亦怡怡尚書曰克諧以孝蒸

雲勤味道腴毛孝實蒸蒸友亦怡怡尚書曰克諧以孝蒸

詩曰無競惟烈孝實蒸蒸友亦怡怡尚書曰克諧以孝蒸

見上多才豐藝彊記洽聞尚書周公曰不若且多才日睇

毫末心筭無垠慎子曰離朱之明察秋毫之末草隸兼善

尺牘必珍漢書曰陳遵善書與人尺足不輟行手不釋文

翰動若飛紙落如雲學優則仕乃從王政論語子夏曰仕

漢書河內郡有軹縣化行邑里惠洽百姓越登司官

我朝命治書侍御史惟此大理國之憲章大理碑曰肇兼統

帝廷尉秦官掌刑辟景君莅其任視民如傷左氏傳達滑

如傷庶獄明慎刑辟尚書周公曰聽衆臬百呂稱侔于

張尚書帝曰杜繇蠻夷猾夏冠賊姦宄汝作士惟明克允

又序曰呂命稷王訓夏贖刑作呂刑漢書曰于定國為

釋之為廷尉周亞夫見釋之持議平乃結為親友繇此天

下稱改授農政于彼野王聲碑曰典農中即將太祖置秩比

二千石漢書河倉盈庾億國富兵彊庾惟億新序曰孫叔

內郡野王縣煌煌文后鴻漸晉室君以兼資參戎作弼聲碑

富相楚國煌煌文后鴻漸晉室君以兼資參戎作弼聲碑

宇膺茲顯秩青社白茅亦朱其絞武于毛詩曰五等初建封東



歸章尚書編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土  
月以黃土將封諸侯各取方土苴以白茅以為社之養詩  
傳曰諸侯赤黻黻魏氏順天聖皇受終魏志曰陳留王奉  
與紱古今字同

于晉嗣王周易曰湯武革命順乎  
天尚書曰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烈烈揚侯實統禁戎肇  
曰皇祖之始  
典戎武衛司管閭闔清我帝宮晉宮閣銘曰洛陽城闕

居先清宮應劭曰天子行幸所  
至先案行清靜殿中以虞非常奇慝不作穆如和風國語  
過曰神亦往焉觀其苛謂督勳勞班命彌崇肇碑曰以清  
慝毛詩曰穆如清風

東武伯說文  
曰睿察也  
茫茫海岱玄化未周毛詩曰洪水茫茫徐州蔡  
邕陳留太守頌滔滔江漢疆場分流毛詩曰滔滔江漢南  
曰玄化治矣

乃欽荆州肇碑曰領東莞屬徐州刺史漢  
水經此州而入海也  
秉文兼武時惟揚侯既守東亮官  
折衝萬里對揚

王休肇碑曰加折衝內將軍晏子春秋孔子曰不出博俎之  
對揚聞善若驚疾惡如讎國語楚藍尹文壘謂子西曰夫

賞謝承後漢書曰張儉  
清潔中正疾惡若讎言  
示威示德以伐以柔左氏傳倉葛  
國刑以威四夷又曰伐叛  
吳夷凶侈偽師畏逼將乘讎釁

刑也柔服德也二者立矣  
席卷南極而運席卷三秦  
繼襄糧盡神謀不忒揚肇代  
已見辨君子之過引曲推直如彼日月有時則食左氏傳

亡論下  
歸相子請死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曰負執其咎功讓其  
夫其敗也如日月之食馬何損於明  
力毛詩曰誰亦既旋旆為法受黜左氏傳孔子曰越宣子

惡退守丘塋杜門不出漢書曰王陵游目典墳縱心儒術  
杜門不朝請  
杜門不朝請游目典墳縱心儒術

祁祁搢紳升堂入室毛詩曰采芣芣初初封禪書曰雜搢紳  
先生之畧術論語子曰由也升堂矣



毛萇詩傳曰訪問於善為咨

室也好事者從之位貶道行身窮志逸毛詩曰我位孔貶毛萇

道之將行也與命也弗慮弗圖乃寢乃疾毛詩曰昊天疾威弗慮弗

吳天不弔景命其卒嗚呼哀哉毛詩曰不弔昊天蔡邕楊

順子囊佐楚遺言城郢史魚諫衛以尸顯政左氏傳曰楚

卒將死遺言謂子庚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

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韓詩外傳曰昔衛大

夫史魚病且死謂其子曰我數言蘧伯玉之賢而不能進

彌子瑕不肯而不能退死不當居喪正堂殯我於室足矣

衛君問其故子以父言聞君召蘧伯玉而貴之子瑕退之徙殯於正堂也

伊君臨終不忘忠敬

寢伏牀蓐念在朝廷朝達厥辭夕隕其命聖王嗟悼寵贈

衾祿諡德策勳考終定謚肇碑曰肇並死夫子然馬遺謂者

侯薨大行奏謚諡策應邵羣辟慟懷却八族揮淚孤嗣在疚

曰賜與謚及哀策諡文也察屬令悴毛詩曰亮赴者同哀路人增歎嗚呼哀哉余以

頑蔽覆露重陰國語張老謂趙文子曰先王仰追先考執

友之心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俯感知已識達之深

晏子春秋越石父曰承諱怛涕淚霑襟楚辭曰泣歔豈

忘載奔憂病是沈在疾不省於亡不臨舉聲增慟哀有餘

音嗚呼哀哉

楊仲武誄一首 并序 潘安仁

楊綏字仲武滎陽宛陵人也中領軍肅侯之曾孫荊州刺

史戴侯之孫肅侯楊暨也戴侯楊東武康侯之子也康侯

肇也並已見上文

肇也並已見上文

肇也並已見上文

肇也並已見上文

肇也並已見上文

肇也並已見上文

肇也並已見上文



也八歲喪父其母鄭氏光祿勳密陵成侯之元女賈弼之

注曰鄭衰為司空密陵元侯生默為光祿勳密陵成侯默

女適榮陽楊潭潭生仲武成侯或為元侯誤也漢書音義

服虔曰元長也操行甚高恤養幼孤以保父夫家而免諸艱難尚

周公曰巫咸戴侯康侯多所論著又善草隸之藝子以妙

年之秀曹子建自詠表曰固能綜覽義旨而軌式模範矣

雖舅氏隆盛而孤公只守約心安陋巷體服菲薄余甚竒之

論語子曰回也在陋巷人不堪其若乃清才雋茂盛德日

憂又曰禹非飲食馬融曰非薄也新之謂盛德吾見其進未見其已也

其止既藉三葉世親之恩而子之姑余之伉儷焉左氏傳曰

孤而殺之將何以終往歲卒於德宮里陸機洛陽記曰

德宮里喪服周次綢繆累月苟人必有心此亦欵誠之至

也不幸短命論語孔子對哀公曰有春秋二十九元康九

年夏五月巳亥卒嗚呼哀哉乃作誄曰伊子之先奕葉熙

隆惟祖惟曾載揚休風顯考康侯無祿早終左氏傳子產

祿早世不獲名器雖光勲業未融篤生吾子誕茂淑姿克

岐克疑知章知微毛詩曰克岐克嶷以就口鈞深探賾味

道研幾周易曰探賾索隱鈞深致遠又曰匪直也人邦家

之輝毛詩曰樂只君子邦家之光子之遘閔曾未亂髮鄭

周禮注曰亂毀齒也如彼危根當此衝焱德之休明靡幽不

喬言德之休明無有處幽而不自幽谷遷于喬木弱冠流



芳儁聲清劭韶爾舅惟榮爾宗惟粹幼秉殊操遠豐安匱

撰錄先訓俾無隕墜舊文新藝罔不必肄潘揚之穆有自

來矣矧乃今日慎終如始老子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爾休爾戚如實

在已新序曰晉襄公之孫周為晉國休戚不倍本也視予猶父不得猶子論語曰

門人欲厚葬之子曰回也視予猶父也敬亦既篤愛亦既深雖殊

其年實同厥心日具景西望子朝陰如何短折背世湮沈

嗚呼哀哉尚書曰六極一曰凶短折孔安國曰短折未三十也寢疾彌留守茲

孝友彌留已見上文毛詩傳曰臨命忘身顧戀慈母哀哀慈母痛善父母為孝善兄弟為友臨命忘身顧戀慈母哀哀慈母痛

心疾首毛詩曰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左氏傳曰嗷嗷同生相絕秦曰諸侯痛心疾首暍就寡人嗷嗷同生

悽悽諸舅莊子曰我嗷嗷隨而哭之春蘭擢莖方茂其華荆寶挺璞將

剖干和含芳委耀毀壁摧柯言德業之美類於蘭玉始含芳而積耀遠毀壁而摧柯

嗚呼仲武痛哉奈何德宮之艱同坎早夭也太玄經曰破壁毀珪逢不幸也

外寢惟我與爾對筵接枕自時迄今曾未盈稔姑姪繼隕

何痛斯甚嗚呼哀哉披帙散書屢覩遺文有造有寫或草

或貞執玩周復想見其人紙勞于手涕沾于巾張衡四愁詩曰側身北望涕沾巾

龜筮既襲塋隧既開尚書曰乃卜三龜一習吉又曰卜不襲吉孔安國曰襲因也聲類曰塋墓

也痛矣楊子與世長乖朝濟洛川夕次山隈歸鳥頡頏行

雲徘徊毛詩曰燕燕于飛頡頏之頡頏臨穴未訣撫櫬盡哀毛詩曰臨其穴惴惴其慄

遺形莫紹增慟余懷魂兮往矣梁木實摧嗚杜預左氏傳曰櫬棺也

呼哀哉注曰櫬棺也遺形莫紹增慟余懷魂兮往矣梁木實摧嗚呼哀哉於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鄭玄曰太山



衆山所仰衆木  
衆木所放也

文選卷第五十六

文選卷第五十七

梁昭明太子選

唐文林郎守太子右內率府錄事參

軍事宗賢館直學士臣李善注上

晉府

勅賜養德書院校正重刊

誄下

潘安仁夏侯常侍誄一首

馬汧督誄一首

顏延年陽給事誄一首



陶徵士誄一首

謝希逸宋孝武宣貴妃誄一首

哀上

潘安仁哀永逝文一首

夏侯常侍誄一首并序

潘安仁

夏侯湛字孝若譙人也少知名弱冠辟太尉府藏榮緒晉書曰湛早

有名譽為賢良方正徵仍為太子舍人尚書郎野王令藏

太尉掾尚書郎出宰野王令漢書曰何武賢良方正王徵也中書

郎南陽相曰滅榮緒晉書曰湛除中書侍郎出補南陽王後徒封

秦家艱乞還難毛詩曰未堪家多頃之選為太子僕未就命

而世祖崩世祖武帝皇帝也穀梁傳曰高曰崩厚曰崩尊曰

天子以為散騎常侍從班列也天子惠春秋四十有九元

康元年夏五月壬辰寢疾卒于延喜里第嗚呼哀哉乃作

誄曰

禹錫玄珪實曰文命尚書曰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又曰文

克明克聖光啟夏政尚書曰居上克明又曰克齊聖廣淵

其在于漢邁勲惟嬰漢書曰夏侯常侍擊項籍思弘儒業小大

雙名班固漢書述曰世宗擘擘思弘祖業漢書曰夏侯勝

子建字長卿自師事勝又曰顯祖曜德牧苑及荆書曰夏

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侯威字季推歷荆充二州刺史父守淮岱治亦有聲

晉書曰威次子莊淮南英英夫子灼灼其雋飛辯搗藻華

太守毛詩曰文王有聲繁玉振孔融薦彌衡表曰飛辯騁辭班固各賓戲曰搗藻華

彼隨和發彩流潤淮南子曰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如

也仁如彼錦績列素點絢論語子夏問曰巧笑倩兮美目

績事後素鄭玄人見其表莫測其裏尚書大傳孔子謂子

曰績畫文也威儀法言曰或問聖人表裏也徒謂吾生文勝則史論語

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徒謂吾生文勝則史論語

則史質心照神交唯我與子語子謂子綦曰其寐也魂交論

是且歷少長逮觀終始中於事君終始於事親子之承親

孝齊閔參漢書成帝詔曰孝哉閔子騫禮記願自竭以承其親論

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君子之所謂孝者先子之友悌和

如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安能為孝乎先子之友悌和

如瑟琴合如鼓瑟琴事君直道與朋信心曰直道而事

人又子夏曰與朋雖實唱高猶賞爾音高者其和彌寡曹

植求自試表曰或弱冠厲翼羽儀初昇禮記曰人生二十

有賞音而識道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公弓既招皇輿乃徵仲曰詩曰翹

翹車乘招我以弓范曄後漢書曰內贊兩宮外宰黎蒸典引

侯瑾州郡累召公車有道徵也設官建輔妙簡邦良

請黎忠節允著清風載興鴻德流清風泱泱彼樂都寵子

惟王風也哉南都賦曰於顯樂都設官建輔妙簡邦良

用取喉舌相爾南陽尚書帝曰龍命汝作納言孔安國曰

之喉惠訓不倦視民如傷左氏傳初奚曰惠訓不倦視之



如乃眷北顧辭祿延熹孟子注德厚受祿德薄辭祿也余亦偃息無事明

時息之義則未之識偃息昔之遊二紀于茲左氏傳羊斟曰

政孔安國尚書傳班白攜手何歡如之禮記曰班白者不

好我携君吾語汝衆實勝寡論語子曰由居吾語汝人

惡雋異俗死支雅孔安國尚書傳曰在病也大戴禮執戟

疲揚長沙投賈耳漢書曰賈誼為長沙王太傅誼既以請

去意不無謂爾高耻居物下子乃洗然變色易容史記曰

自得之見王者羣臣莫不慨然嘆曰道固不同論語子曰道不

為仁由已匪我求蒙仁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周易曰童

蒙求我匪誰毀誰譽何去何從論語子曰此孰吉孰

凶何去莫涅匪緇莫磨匪磷論語子曰不曰堅乎磨而

獨正色居屈志申色尚書曰正雖不爾以猶致其身論語周

公曰不使大臣怨乎不以獻替盡規媚茲一人謂趙簡子

又子夏曰事君能致其身獻替盡規媚茲一人謂趙簡子

曰夫事君者諫過而當八善薦可而替否獻讜言忠謀世祖

能而進賢毛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讜言忠謀世祖

是嘉漢書成帝曰又不見班生今日將僕儲皇奉轡承華

漢書曰太子家有僕上林賦曰先朝末命聖列顯加尚書

孫叔奉轡漢舊儀有承華殿曰先朝末命聖列顯加尚書

揚末入侍帝闈出光厥家我聞積善神降之言周易曰積

有餘慶左氏傳季梁曰於宜享遐紀長保天秩尚書曰天

我五禮如何斯人而有斯疾論語伯牛有疾子曰曾未知

命中年隕卒嗚呼哀哉論語子曰尚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



唯爾之存匪爵而貴孫卿子曰君子無富甘食美服重珍兼

味臧榮緒晉書曰湛族為盛門性臨終遺誓永錫爾類詩

曰孝子不匱歛以時襲殯不簡器遺命小棺薄歛不修封

樹禮記曰延陵季子適齊長子死誰能拔俗生盡其養孰

是養生而薄其葬漢書曰揚王孫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

子曰節財薄淵哉若人縱心條暢哉班固揚雄述曰淵傑操

明達困而彌亮柩輅既祖容體長歸周禮小喪供柩輅鄭

周禮曰喪祝掌太喪祖飾棺乃載鄭玄曰柩輅載柩車也

不追鄭玄毛詩箋云往矣訣別之辭夫望子舊車覽爾遺衣

悞抑失聲迸涕交揮禮記曰內人行三哭失聲家語公父文

仲弓碑曰巖藪非子為慟吾慟為誰嗚呼哀哉論語曰類

知名失聲揮涕非子為慟吾慟為誰嗚呼哀哉論語曰類

之慟從者曰子慟矣子曰日往月來暑退寒襲周易曰日

非夫人之為慟而誰為日往月來暑退寒襲周易曰日

月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左氏傳張零露沾

趨曰火中寒暑乃退孔安國尚書傳曰襲因也零露沾

凝勁風淒急慘爾其傷念我良執禮記曰見父之執不謂

不敢適子素館撫孤相泣毛詩曰適子之館兮撫孤羊前

思未弭後感仍集賈逵國語曰積悲滿懷逝矣安及嗚呼

哀哉

### 馬汧督誄一首并序

臧榮緒晉書曰汧督馬敷立功孤城為州司所枉死於囹圄岳誄之

潘安仁



惟元康七年秋九月十五日晉故督守關中侯扶風馬君

卒嗚呼哀哉初雍部之內屬羌反未弭而編戶之氏又肆

逆焉傳暢晉諸公讚曰惠帝元康五年武庫火北地盧水

諸將與帝為編戶民雖王旅致討終於殄滅旅毛詩曰王而

蜂蠆有毒驟失小秋左氏傳滅文仲曰君無謂俾百姓流

亡頻於塗炭毛詩曰民卒流亡尚書建威喪元於好時州

伯宵遁乎大谿王隱晉書曰解系為雍州刺史又曰朝廷

又曰周處解系與賊戰于六陌軍敗周處死之若夫偏師

裨將之隕首覆軍者蓋以十數左氏傳韓子曰彘以偏師

軍霍去病裨將侯者九人漢書谷永上書曰齊客隕首公

將剖符專城紆青拖墨之司奔走失其守者相望於境

漢記常處上議曰二千石皆以選出京師剖符典千里古

樂府日出東南隅曰三十侍中郎四十專城居鮮朝曰紆

青拖紫朱丹其轂漢書此六百石以上銅印秦隴之僭華

墨綴云剖符專城則青墨是也墨或為紫非秦隴之僭華

更為魁華姓也更名也漢書曰羌煎鞏降東觀漢記曰既

巴襲汧而館其縣左氏傳曰掩其師不備子以耿爾之身介

乎重圍之裏率寡弱之衆據十雉之城十雉言羣氏如蝟

毛而起四面兩射城中城中鑿穴而處負戶而汲漢書賈

帝功臣反者如蝟毛而起東觀漢記曰上入昆陽木石將

盡樵蘇之竭芻蕘罄絕漢書李左車曰樵蘇後爨師不宿

詩曰詢于芻蕘毛長於是乎發梁棟而用之芻以鐵鑠



機關既縱礪而又昇焉言以鐵鑲繫木為機關既縱以

隅下礪石又曰高城深塹具蘭石如淳曰蘭石城上礪石也杜篤論都賦曰一卒舉礪千夫沈滯然礪與礪並同力對

功爨陳焦之麥柿字呂楠角之松說文曰柿削柿也用能薪

芻不匱人畜取給青煙傍起歷馬長鳴古詩曰木火然其中青煙礪其間司

馬彪莊子注曰皂歷也凶醜駭而疑懼乃闕掘地而攻子命穴浚漸

寘壺鑼雷瓶武以偵令之墨子曰若城外穿地來攻者

內井使聽耳者伏壘而聽審知穴處鑿內知之東觀漢記曰使先登偵之言虜欲去然偵廉視也方言曰瓶壘也

將穿響作內焚橫古火薰之潛氏殲焉崔寔四月令曰四

麥之無皮毛者曰橫久之安西之救至竟免虎口之厄王

石之積文契書於幕府漢書音義曰衛青征匈奴大克獲

聖朝疇咨進以顯秩殊以幢蓋之制幢蓋將軍刺史之儀

赤幢東觀漢記曰段熲為并州刺史曲蓋朱旗而州之有司乃以私隸數口殺十

斛考訊吏兵以櫝楚之辭連之禮記曰夏楚二物以收其

夏與櫝古今字通大將軍屢抗其疏于寶晉紀曰梁王曰敦固守

孤城獨當羣寇管子曰民無耻以少禦衆載離寒暑莊子

之善戰者牛臨危奮節保穀全城而雍州從事忌敦勲効

極推小疵周易曰悔吝者非所以褒獎充功宜解敦禁効

何假授官也說文曰劾法有罪也詔書遽許而子固已下

獄發憤而卒也朝廷聞而傷之策書曰皇帝咨故督守關



中侯馬敦忠勇果毅率厲有方固守孤城危逼獲濟寵秩

未加不幸喪亡朕用悼焉今追贈牙門將軍印綬祠以少

牢王隱晉書贈馬敦詔曰今追魂而有靈嘉茲寵榮後漢

書曰和帝追謚梁竦詔曰然繫士之間穢其庸致思乎言繫

登於豐山而嘆曰於斯歟思無不至矣若乃下吏之肆

其噤害則皆妬之徒也楚辭曰口噤閉而不言然則口不

也嗟乎妬之欺善抑亦質首之讎也言嫉妬之徒欺此善

辭也戰國策甘茂謂楚王曰魏氏語曰或戒其子慎無為

善言固可以若是悲夫淮南子曰人有嫁其子而教之曰

不善邪應之曰善且猶非為况不善乎昔棄丘之戰縣去

此全其天罷者也高誘曰罷備性也

賁奔父甫御魯莊公馬驚敗績賁父曰他日未嘗敗績而

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肉公曰

非其罪也乃誅之禮記曰魯莊公及宋人戰于乘丘縣賁

敗績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圍人浴馬有流矢在白

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此始也鄭玄曰白

裏肉股漢明帝時有司馬叔持者白曰於都市手劔父讎視

死如歸亦命史臣班固而為之誄公羊傳曰仇牧聞宋萬

曰手劔持拔劔也呂氏春秋然則忠孝義烈之流慷慨非

命而死者綴辭之士未之或遺也班固漢書贊曰自孔

子既已策而贈之微臣託乎舊史之末敢闕其文哉乃作

誄曰



知人未易人未易知史記曰侯嬴曰人亦未易知嗟茲馬生位末

名卑西戎猾夏乃奮其奇尚書曰蠻夷猾夏保此汧城救

我邊危彼邊奚危城小粟富子以眇身而裁其守兵無加

衛墉不增築焚焚群狄豺虎競逐左氏傳富辰諫王曰狄固

林說上者黨相詐驗為焚力南切漢書張耳陳餘述曰鞏

更恣睢潛跽官寺呂氏春秋曰在上無道倨傲荒惡恣睢

斯曰獨行怨睢之心漢書任橫攻燔官寺齊萬慄呼闕呼震驚

寺東觀漢記曰象林蠻夷攻燔官寺齊萬慄呼闕呼震驚

台司毛詩曰進厥虎臣闕如虺虎又曰震驚聲勢沸騰種

落煽扇熾謝承後漢書曰匈奴諸張與降聲勢猛烈毛詩

害旌旗電舒戈矛林植彤珠星流飛矢兩集彤珠星流謂

泣爾雅曰號泣於旻天夔麥而炊負戶以汲累郊之危倒

懸之急論苑曰晉靈公造九層臺珠息聞之求見曰臣能

慕子置下加九難子其上公曰危哉孟子曰當馬生爰發

今之時萬乘之國行仁政人悅之猶解倒懸馬生爰發

在險彌亮外詩曰方爰發于精冠白日猛烈秋霜戰國策康

之刺韓傀也白如秋霜稜威可厲懦夫克壯漢書武帝報

傳曰楚子伐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蠶蠶犬羊阻眾

密攻九地之下司馬法曰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恆恆窮城



氣若無假王逸楚辭曰慨慨小息畏羅患禍者也昔命懸

天今也惟馬論衡曰夫命懸於惟此馬生才博智贍解嘲曰雖

其人之贍足也偵命以瓶壺刺結以長漣徐吳射雉賦注

字書曰贍足也也鋪未見鋒火以起焰薰尸滿窟培穴以歛廣雅

推也蒲木石匱竭其稗空虛惘然馬生傲若有餘晉邊吏

讓鄭曰今執事擗然授兵登埤杜預曰擗然勁念貌的

梁為礪柿廢松為芻守不之械歷有鳴駒哀哀建威身伏

斧質鄭玄周禮注悠悠烈將覆軍喪器戎釋我徒顯誅我

師以生易死疇克不二漢書公孫獲說梁王曰昔宋人立

之為其以生易聖朝西顧關右震惶分我汧庾化為寇糧

實賴夫子思暮彌長蔡邕趙歷仰曰加以思謀深長

咸使有勇致命知方論語子路曰千乘之國攝乎大國之

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我雖末學聞之前典莊子曰

方也又子張曰士見危致命我雖末學聞之前典莊子曰

之人有之東京賦曰所謂末學膚受十世宥能表墓旌善左氏傳曰宣子因

見宣子曰夫謀而鮮過向有馬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

宥之以勸能者今一不免其身以弃社稷不亦惑乎尚書

曰封比干之墓賈逵思人愛樹甘棠勿前羽左氏傳君子曰

勿翦勿伐召伯所矧乃吾子功深疑淺兩造未具儲諫

蓋鮮尚書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孔安國曰兩謂因孰是

勳庸而不獲免猾哉部司其心反側劉善害能醜正惡直



詩曰遠逝遠逝行可蹤迹也毛詩曰惟師聞穢鷹揚言聞穢不戢翼言聞穢

尚父時惟鷹揚又曰鴛鴦在梁戰其左翼忘爾大勞猜爾

小利方言曰苟莫開懷于何不至言人不開懷以相容慨

慨馬生破破高致說文曰慷慨壯士不得發憤固圉沒而

猶眠嗚呼哀哉左氏傳曰荀偃伐齊卒視不可嗒樂懷曰

安平出奇破齊克完史記曰田單者齊諸田疏屬也燕破

單乃牧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

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

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觸盡死傷五千八人因銜枝擊

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八人因銜枝擊

之燕軍大敗駭走齊人遂夷殺其將騎劫而齊七十餘城

皆復為齊襄王封田單號曰安平君太史公曰兵善者出

奇無張孟運籌危趙獲安趙國策曰智伯從韓魏兵以攻

張孟孟談曰士大夫病吾不能守矣孟談於是陰見韓魏

知其然即與張孟談陰約三軍與之期曰夜遣人入晉陽趙

氏殺守隄之吏而決水灌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

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大敗智氏軍而擒智伯智伯中汧

身死國亡地分為三漢書高祖口運籌策於帷幄之中汧

人賴子猶彼談單如何吝嫉搖之筆端吝嫉謂有司貪吝

吏搖筆考跡民事韓詩傾倉可賞矧云私粟狄隸可頒况

外傳曰避文士之筆端鄭玄曰征蠻夷剔子雙龜貫以

曰家僕周禮有蠻隸夷隸鄭玄曰征蠻夷剔子雙龜貫以

三木為督守及關中侯故雙龜也司馬遷答功存汧城身

死汧獄凡爾同罔心焉摧剝扶老攜幼街號巷哭嗚呼哀

哉戰國策曰薛人扶老攜幼迎孟嘗君劉紹聖明明天子

旌以殊恩毛詩曰明明天子



亦兆後昆周禮曰凡有功者祭于大蒸死而有靈庶慰冤魂嗚呼哀哉

### 陽給事誅一首 并序

沈約宋書曰永初三年索虜嗣自率衆至方城虜悉力攻滑臺城東北崩壞王景度出奔司馬陽瓚堅守不動衆潰抗節不降為虜所殺少帝追贈給事中尚書令傳亮議瓚家在彭城宜即以入臺縑一百匹粟三百斛賜給文士顏延年為之誄焉

惟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宋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彭

城陽君卒嗚呼哀哉沈約宋書曰高祖即位改元曰瓚少永初郡國記有東郡濮陽郡

稟志節資性忠果奉上以誠率下有方朝嘉其能故授以

邊事永初之末佐守滑臺東郡國經曰滑臺城即鄭之廩延值國禍荐臻

王略中否潘岳陽華誄獯虜間覺劇磨刺司兗沈約宋書曰將宏王畧

之司隸校尉也武帝北平開洛置司州居虎牢幽并騎督

屯通鞏洛物理論曰幽州之騎列營緣戍相望屠潰關中

列營基時屠謂誅殺其人也漢書曰攻瓚奮其猛銳志不

遠難立乎將卒之間以緝華裔之衆緝會聚也左氏傳孔

華罷困相保堅守四旬上下力屈受陷勅寇史記李左車謂韓信曰情

見力屈欲戰不技左氏傳曰勅強也士師奔擾棄軍爭

免而瓚誓命沈城佻佻達也身飛鏃毛詩曰佻佻公子毛矢盡

罷竭斃于旗下非夫貞壯之氣勇烈之志豈能臨敵引義

以死殉節者哉非有先生論曰景平之元朝廷聞而傷之引義以正身

文選卷五十七 十一



有詔曰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陽瓚滑臺之逼厲誠固守

投命徇節在危無撓左氏傳曰師徒撓也古之烈士無以加

之可贈給事中振卹遺孤以慰存亡鄭玄禮記注追寵既

彰人知慕節河汴之間有義風矣逮元吉嘉廓祚聖神紀物

光昭茂緒旌錄舊勳苟有概於貞孝者實事感於仁明東

漢記曰童帝壯而仁明末臣蒙固側聞至訓敢詢諸前典而為之誄

其辭曰

貞不常枯義有必甄節曰尚書緯也處父勤君怨在登賢左

傳曰晉蒐于夷舍二軍使孤射姑將中軍趙盾佐之陽處父至自温改蒐于董易中軍陽子成季之屬也故黨于趙

氏且謂趙盾能曰使能國之利也賈季怨陽子之易其班杜預曰本中軍帥易以為左也使續鞠居殺陽處父穀梁

傳曰晉將與狄戰使孤夜姑為中軍將趙盾佐之陽處父曰不可古者君之使臣也使臣者不使賢者佐之

者今盾賢夜姑仁其不可襄公曰諾公謂夜姑曰使汝佐盾矣處父主境上之事夜姑使人殺之苦夷致

果題子行間左氏傳曰苦越生子將待事而名之陽州之

題名也漢書衛青曰非臣待罪行間之意忠壯之烈宜自爾先舊勳雖廢邑氏

遂傳左氏傳曰相絕秦曰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又衆仲

之稱以為族也公羊傳惟邑汲氏自温徂陽單子謂晉卻

至曰襄王勞文公而賜狐續既降晉族弗昌言狐射姑續

之後在晉之族不復昌盛也左氏傳曰賈季之子之生立

績宋皇毛詩曰之拳猛沈毅温敏肅良管子曰子之鄉有

詩傳曰拳力也戰國策鞠武曰如彼竹栢負雪懷霜孫子

田光先生者其知深其慮沈



人在冬則王英松竹如彼駢駟配服駮衡服駮馬也衡車衡也

之為駮乃配服而參衡也服謂中央兩馬邊兵喪律王略

未恢周易曰師出以律失律函陝堙阻漣洛蒿萊朔馬東

駮胡風南埃山遼悠悠但見胡地埃路無歸韉衛野有委

骸漢書王恢曰韉車相望又高祖令曰韉與韉古字通司

馬處續漢書順帝詔帝圖斯艱簡兵授才寔命陽子佐師

危臺憬彼危臺在滑之垠周衛是交鄭翟是爭交黨與也

彼淮夷史記鄭入滑滑聽命已而反與衛於是鄭伐滑周

襄王使伯備請滑鄭文公不聽襄王請而囚伯備王怒與

不尅鄭昔惟華國今實邊亭憑巘結關召只河縈城金柝夜

擊和門晝漏金謂刁斗也衛宏漢舊儀曰晝漏盡夜漏起

為左右和之門范曄後漢書章帝詔曰永料敵厭難時惟

陽生揚子雲趙充國頌曰料敵制勝而巳涼冬氣勁塞外草

衰李陵答蘇武書云涼秋九月塞外草衰邊矣獯虜乘障犯威尚書王曰邊

障蒼頡曰上遣狄山乘鳴驥橫厲霜鏑高鞬漢書曰息夫躬

橫厲又曰冒頓乃作為鳴鏑音義曰箭鏑也鞬我河縣俘我

洛畿左氏傳呂相曰送小興軼古字通攢鋒成林投鞍為圍

東京賦曰弋矛若林漢書攢高如城者數所也翳翳窮壘嗷

嗷羣悲師老變形地孤城左氏傳晉軍吏卒無半菽馬

實柑巨秣漢書項羽曰出飢民貧卒食半菽公羊傳曰楚

食折骸而炊子反曰吾聞園者柑馬而秣之守未焚衝攻

使肥者應客何子之情何休曰以木銜其口



已濡褐左氏傳曰公侵齊以攻廩丘之郭烈烈陽子在困彌

達周易曰困窮而通勉慰疲傷拊巡饑渴左氏傳曰子反令軍吏

也力雖可窮氣不可奪禮記曰儒者身可危也而志不可

軍可奪心義立邊疆身終鋒枯嗚呼哀哉劉熙釋名曰賁父隕

節魯人是志沂督効貞晉策攸記賁父沂督皇上嘉悼思

存寵異予以贈之言登給事毛詩曰何以贈疏爵紀庸恤

孤表嗣漢書滕公謂楚令尹曰黥布上疏爵而貴之疏分也嗟爾義士沒有餘喜嗚呼哀哉

陶徵士誄一首 并序

顏延年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延之為始安郡道

卒延之為誄極其思致

夫璿王致美不為池隍之寶山海經曰非山黃酸之水出

字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春秋運斗樞曰椒桂連名土

桂山海經曰招搖之山多椒豈其深而好遠哉蓋云殊性而已

故無足而至者物之藉也詩外傳曰希為貴也藉資藉也韓

曰安得賢上與之樂比也舟人蓋胥跪而對曰夫珠出於

江海五出於崑山無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

不至者蓋君主無好士隋踵而立者人之薄也言人以衆

賤薄也戰國策齊宣王曰百世一聖若乃巢高之抗行夷

皓之峻節皇甫謐逸士傳曰巢父者堯時隱人也莊子曰

伯成子高奔為諸侯而耕史記曰伯夷叔齊為博士辟於

也隱於首陽山三輔三代舊事曰四皓秦時為博士辟於



上洛熊耳山西橋衡故曰父老堯禹錙銖周漢范曄後漢書曰卸憚

謂鄭敬曰子從我為伊之口乎將為巢許乎而父老堯舜乎禮記孔子曰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諸侯雖分國如錙

銖有如此者鄭玄曰錙銖錙銖之視之輕如錙銖而餘世浸遠光靈不屬漢東觀

華隱沒芳流歇絕不其世曰上賜東平王蒼書曰出厥月驚過山陵浸遠今魯至使菁

作者而首路同塵輟塗外軌者多矣老子曰和其光而同

將遂殊塗軌豈所以昭亡不景汎餘波陸機詩曰惆悵懷平

棲末景游豫躡餘蹤尚書曰餘波入于流沙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南岳之幽

居者也禮記曰儒有弱一小好弄長實素心左氏傳卻芮對

不好弄長亦不改禮記曰有哀素學非稱師文取指達在衆

不失其寡處言愈見其默少而貧病居無僕妾范曄後漢書曰黃香

家貧內無僕妾并曰弗任蔡寂不給其夫曰親探井曰不擇妻而

娶毋老子幼就養勤匱禮記曰事親左遠惟田生致親之

議追悟毛子捧檄之懷韓詩外傳曰齊宣王謂田過曰吾

田過對曰殆不如父宣王曰則曷為去親而事君田對

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

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心事君者亦為

親也宣王愜然無以應之范曄後漢書曰廬江毛義字少

鄉家貧以孝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到以義守令義捧檄而入喜動顏色奉者志尚之七心

賤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為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

者固不可測也日初辭州府三命後為彭澤令道不偶物之喜為親屈也棄官後好孫盛晉陽秋曰播康性不遂乃解體世紛結志



區外左氏傳季文子曰四方諸侯其誰不鮮體秘康幽慎

定迹深棲於是乎遠灌畦鶩蔬為供魚菽之祭閑居賦曰

供朝夕之膳公羊傳齊大夫織約劬綿蕭以充糧粒之費

陳乞曰常之毋有魚菽之祭織約劬

穀梁傳曰窻喜出奔晉織約劬

注曰約狀如刀衣履頭也莊子曰河上有家貧恃綿蕭而

食者司馬彪曰蕭心好異書性樂酒德劉劭集有簡棄煩

高也織蕭為薄

促就成省曠張茂先晉何劭詩曰恬殆所謂國爵屏貴家

人忘貧者與莊子曰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

至富國財屏焉是以道不渝郭象曰屏者除弃之謂也夫

貴在其身猶忘之况國爵乎斯貴之至也莊子曰故聖人

其窮也使家人忘貧其幸也使王公忘爵祿

而化卑郭象曰淡然無欲家人不識貧可苦

作即稱疾不到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于尋陽縣之

某里近識悲悼遠士傷情冥默福應嗚呼淑貞張衡靈應

冥冥默不夫實以誅華名田謚高荀允德義貴賤何筭焉

可為象

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謚典無愆前志

故詢諸友好宜謚曰靖節徵士謚法曰寬樂令終曰靖好廉自克曰節

其辭曰

物尚孤生人固介立漢書音義臣豈伊時道曷云世及嗟

乎若士望古遇集韶此洪族蔑彼名級葛龍之洪族期高

陽之休基史記曰賜爵睦親之行至自非敦

一級說文曰級次第也

任恤鄭玄曰然諾之信重於布言

睦親於九族



家語子貢曰博而行而依世尚同詭時則異有一於此兩非默

不舉是曾參之博行而依世尚同詭時則異有一於此兩非默

置豈若夫子因心違事言為人之道依俗而行必譏之以

一於身必被譏論非為默置豈若夫子因心而能違於世

象曰所謂和其光同其塵班固漢書贊曰東方朔戒其子

以上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

世詭時不逢毛畏榮好古薄身厚志論語子曰世霸虛禮

州壤推風世謂當世而霸者也蔡伯喈郭有道碑孝惟

義養道必懷邦范曄後漢書曰論言以義養則仲由之叔

邦人之秉彝不隘不恭毛詩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孟子

君子不由也蔡毋遂曰隘謂疾惡大甚無所容爵同下

不恭謂禽獸畜人是不敬然此不為梳隘不為不恭爵同下

士祿等上農禮記曰諸侯之下士視上度量難鈞進退可

限孝經容止可度長卿棄官漢書曰司馬長卿病

相字稚賓舉州郡茂才數去則柳子之悟之何悟之辯賦

詩歸來高蹈獨善歸來歸之鼻使

善其身達則亦既超曠無也非心汲流舊嚟葺宇家

非心之汲流舊嚟葺宇家林廣雅曰晨烟暮藹春煦秋陰

陳書輟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貧病尚書曰克勤于

記原憲曰若憲人否其憂子然其命論語子曰賢哉回也

貧也非病也其樂墨隱約就閑遷延辭聘周



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纏予魏武文曰悼總惟之孰云與仁

冥漢史記司馬遷曰天之一善人何如哉

實疑明智此說明智謂老子也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

人楚辭曰招謂天盖高胡斯義言天高聽卑而報施無

賢良與明智與仁乎毛詩曰謂天盖高聽卑不敢履信曷憑思順何寘曰履

不躅史記子常曰天高聽卑信思乎順毛詩蓋年在中身疾維疴疾尚書曰文王受命

詩傳曰寘置也齊侯齊遂杜視死如歸臨凶若吉行義視死如歸生藥

預曰若瘡疾也劑弗嘗禱祀非恤論語子曰丘之傳久矣僚幽告終懷和長

畢嗚呼哀哉神孫卿子曰死人之終也敬述靖節式尊遺

占漢書曰陳遵口占作書也存不願豐沒無求贖省訃却

專輕哀薄飲禮記曰凡計於其君云某臣死所告之也周禮曰

喪則令賻補助之鄭玄曰曲也壤以穿旋葬而窆嗚呼哀哉河

謂賻喪家補助之鄭玄曰曲也壤以穿旋葬而窆嗚呼哀哉河

考鈞曰有壤者可穿禮記孔子曰歛首足形還深心追往

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說文曰窆葬下棺也

遠情逐化莊子曰既化而自爾介居及我多暇漢書陳餘

將軍獨介居河北孫卿子曰其伊好之洽接閭鄰舍宵盤

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伊好之洽接閭鄰舍宵盤

畫憩非舟非駕毛詩傳念昔宴私舉觴相誨毛詩曰諸

言燕獨正者危至方則闕孫卿子曰方哲人卷舒布在前

載西征賦曰遠與國而卷舒取鑒不遠吾規子佩毛詩曰

遠爾實愀然中言而發禮記曰孔子微遠衆速尤迂風先

壓班固漢書述曰疑殆匪一闕遠衆忤世淺為尤悔深作敦

先必失身才非實榮聲有歇言時而滅恐已恃才以傲物憑



寵以陵人故 魯音永矣誰 歲余闕嗚呼哀哉 爾雅曰永遠

絳曰百官 仁焉而終智焉 而斃 應劭風俗通曰傳云五帝

死焉 黔婁既沒展禽亦逝 皇甫謚高士傳曰黔婁先生

終何以為謚妻曰以康為 謚曾子曰先生不得其美死不充膚

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歛 傍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充膚

相辭而樂於此而謚為康 哉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國

辭不受是其有餘富也彼 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

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 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矣天下

而得義其謚為康不亦宜 乎展禽柳下惠也論語柳下惠

為士師鄭玄曰柳下惠魯 大夫也展禽食采柳下謚曰惠

其在先生同塵往世同塵 已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嗚呼哀

哉 康黔婁惠 柳下惠也

宋孝武宣貴妃誄

一首 并序

謝希逸

沈約宋書曰孝武殷傲儀薨追進為 貴妃班亞 皇后謚曰宣謝莊為誄

惟大明六年夏四月壬子 子宣貴妃薨律谷罷煖龍鄉輟曉

律谷黍谷也吹律以暖 之故曰律谷劉向別錄曰鄒衍在

燕有谷寒不生五穀 衍吹律而溫之至生黍陳留風俗

傳曰允吾縣者宋陳楚 地故 照車去魏聯城辭趙齊威王

與魏惠王會于郊魏 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

者子枚秦何以萬乘之 國而無寶乎又曰趙惠文王得和

氏璧秦王聞之使遺趙 王書曰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遂

使相如奉璧西入秦魏 文帝與 皇帝痛掖殿之既閒悼泉

途之已宮 存時所居 綠生事亡因以為名也 巡步擔而臨

蕙路集重陽而望椒風嗚呼哀哉 途上林賦曰後官



則有蘭林蕙草楚辭曰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天  
清都栢子新論曰董賢女弟為昭儀居舍號曰椒風

寵方降王姬下姻在師中吉承天寵也毛詩序曰王姬亦  
下嫁於肅雍揆景陟岵爰臻毛詩曰曷不肅雍王姬之車

又曰陟彼岵國軫喪淑之傷家疑寶庇之怨天子為盛姬  
今瞻望毋兮國軫喪淑之傷家疑寶庇之怨天子為盛姬

謚曰哀淑人潘岳秦氏從姊諫曰家失慈覆世敢撰德於  
喪母儀鄭玄禮記注曰庇覆也庇或為妣非也

旂旒庶圖芳於鍾萬德周易曰雜物撰德揚雄元后諫曰著  
敢揚后德表之旂旒國語晉悼公曰昔克路之役秦來圖

敗晉功魏顆以其身却退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  
于景鍾左氏傳曰九月考仲子之官將萬馬公問羽數於

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  
用六其辭曰

玄立烟因煜瑤臺降芬長列女傳曰契母簡狄者有娥氏之  
俗

玄立烟因煜瑤臺降芬長列女傳曰契母簡狄者有娥氏之  
俗

玄立烟因煜瑤臺降芬長列女傳曰契母簡狄者有娥氏之  
俗

玄立烟因煜瑤臺降芬長列女傳曰契母簡狄者有娥氏之  
俗

玄立烟因煜瑤臺降芬長列女傳曰契母簡狄者有娥氏之  
俗

玄立烟因煜瑤臺降芬長列女傳曰契母簡狄者有娥氏之  
俗

玄立烟因煜瑤臺降芬長列女傳曰契母簡狄者有娥氏之  
俗

玄立烟因煜瑤臺降芬長列女傳曰契母簡狄者有娥氏之  
俗

玄立烟因煜瑤臺降芬長列女傳曰契母簡狄者有娥氏之  
俗

玄立烟因煜瑤臺降芬長列女傳曰契母簡狄者有娥氏之  
俗

玄立烟因煜瑤臺降芬長列女傳曰契母簡狄者有娥氏之  
俗

玄立烟因煜瑤臺降芬長列女傳曰契母簡狄者有娥氏之  
俗

玄立烟因煜瑤臺降芬長列女傳曰契母簡狄者有娥氏之  
俗

玄立烟因煜瑤臺降芬長列女傳曰契母簡狄者有娥氏之  
俗



繆史館容與經闡經六三史陳風緝藻臨豕分微風易風游

藝殫數撫律窮機律六六藝躊躇冬愛怙悵秋暉楚辭曰蹇

曙左氏傳曰歸舒問於賈李曰趙衰趙盾孰賢對曰趙衰

辭曰心悒展如之毛詩曰展如之媛也敬勤顯陽

肅恭崇憲沈約宋書曰文帝路淑媛生孝或皇帝即位奉

榮維約承慈以遜逮下延和臨朋違怨祚靈集祉慶藹迎

祥毛詩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鄭玄禮記注曰高辛氏之

而玄其祠焉潘尼上巳和日會天皇術璿式帝女金相也言

皇之術嗣如玉之有法也沈約宋書曰淑儀生始平王子

鸞晉陵王子雲帝女已見上文左氏傳祈招之詩云式如

金玉其相毛萇曰追琢其章聯跗齊頴接萼均芳毛詩曰

華萼之辯鄭玄曰承華以蕃以牧燭代輝梁漢書曰文

為梁王親朔書氛觀臺告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

侵掌十輝之法鄭玄曰陰八頌為和六祈輟滲周禮曰占

以八筮占八頌以視吉凶鄭玄曰以八筮占八頌謂將小

人事先以筮示之頌者同於龜占周禮曰太祝掌六祈

以同鬼神示一說類二曰造三曰禴四曰衡總滅容暈翟

毀社包或論語注曰衡軛也周禮曰王后之五路重翟錫

司農曰總著馬勒直兩耳與兩鑣容謂幡車也周禮曰司

服掌王后之六服褙服兩耳與兩鑣容謂幡車也周禮曰司

狄當為翟翟雉名也褙衣畫掩綵瑤光收華紫禁嗚呼哀

宋孝武傷宣貴如擬漢武李夫人賦曰居瑤光之巖奧御

象席之瓊珍並以象紫微殿名蓋貴妃之所惟軒夕改軒



輅晨遷劉熙釋名曰容車婦人所載小車也其蓋施帷所

踰闕必乘安車輜輶輶官天遠別殿雲懸西都賦曰狗靈

衣虛襲組帳空煙寡婦賦曰曉信靈衣披披張羅綺之慢惟

垂楚組巾見餘軸匣有遺絃而呼哀哉匣琴匣也移氣朔

兮變羅紈白露疑兮歲將闌猶庭樹驚兮中帷響金釭

暖兮王座寒夏侯湛有金釭賦暖不明也純孝擗其俱

毀共氣摧其同樂純孝共氣謂皇子也左氏傳君子曰穎

之鄭玄孝經注曰毀瘠羸瘦孝子有之呂氏春秋曰父母

詩曰庶見素冠仰昊天之莫報怨凱風之徒攀毛詩曰欲

天周極毛詩曰茫昧與善寐寥餘慶淮南子曰茫昧見

之家文周易曰積善喪過乎哀棘實滅性喪過見上文孝世

覆冲華國虛說令嗚呼哀哉牽秀四言詩曰東心塞淵尚題湊

既肅龜筮既辰義常昭曰題湊之室揮拂數襲漢書音

固階撤兩奠庭引雙輜儀禮曰屬引撤奠乃祖節玄曰屬

又禮記注曰維慕維愛曰子曰身沈約宋書曰孝武大明

六年子雲薨潘岳妹哀辭曰與世辭兩慟皇情於容物崩列

辟於上曼司馬彪漢書曰崇徽章而出袞甸照殊策而去

城闐嗚呼哀哉鄭玄禮記曰徽旌旗也又曰旌葬乘車

以策書誅其行而賜之也穀梁傳曰袞內諸侯非天子之

命不得出會尚書曰五百里甸服孔安國曰規方千里之

內謂城甸服說也經建春而右轉循閭闔而逕渡境河南郡



晉宮閣銘曰洛陽城第一建春門楚辭曰歷大皓以右轉旌委

鬱於飛飛龍遠遲於步步道遠遲周釗楚挽於槐風喝邊

簫於松霧錚鳴聲也楚辛楚也廣雅曰涉姑繇而環迴望

樂池而顧慕嗚呼哀哉上乃奏樂三日而終是日樂池盛

天子乃周姑繇之水於穀丘之廟奠於樂池之南晨輶於解

鳳曉蓋俄金葬訖故車解鳳飾蓋斜金瓜也漢書曰載霍

飾甘泉賦曰乃登夫鳳凰然羽飾則鳳凰也杜延年奏曰

夜載以輶輶車百官奏事如故此不得是輶車類也然輶

車吉儀瓚說也相譚新論曰乘輿鳳凰蓋飾以金玉蔡

邕獨斷曰凡乘輿皆羽蓋金山庭寢日隧路抽陰陵冢為

華瓜鄭玄詩箋曰俄傾也山庭寢日隧路抽陰陵冢為

山鄭玄周禮注重扃閔兮燈已黯中泉寂兮此夜深逝哀永

曰隧墓道也

何時兮復曉夜銷神躬于壤未散靈魄於天濤許慎淮南

也迎乘氣兮蘭馭風德有遠兮聲無窮言惠問乘四氣而

不遠而嗚呼哀哉

哀上

哀永逝文一首

潘安仁

啓冬今宵與悲絕緒兮莫承日既夕將啓殯之前夕也儀禮

興緒亂緒也思玄賦曰王肆俄龍輶兮門側嗟俟時兮將

後於浩庭卒銜卹而絕緒俄龍輶兮門側嗟俟時兮將

升也儀禮曰遷于祖用軸鄭玄曰輶喪車也嫂姪兮悼惶慈姑

兮垂矜夫之母曰婦稱聞鳴雞兮戒朝威驚號兮撫膺武陳琳



賦曰啓明戒其長庚告逝日長兮生年淺憂患衆兮歡樂

甚彼遙思兮離居歎河廣兮宋遠毛詩序曰河廣朱襄公

作此詩也詩曰誰謂宋遠今柰何兮一舉邈終天兮不

反天地之道理無終極辭盡余哀兮祖之晨楊明燎兮援

靈輶祖及輶車並已見上文儀禮曰宵設徹房帷兮席庭

筵舉酌觴兮告永遷禮記曰土殯帷之儀禮曰商祝御柩

曰酌饌祭也字林曰以酒沃地曰酌悽切兮增欷俯仰兮揮淚想孤魂兮眷

舊宇視倏忽兮若髮鬢徒髣髴兮在慮靡耳目兮一遇停

駕兮淹留徘徊兮故處周求兮何獲引身兮當去去華輦

兮初邁馬迴首兮旋旆風泠泠兮入帷雲霏霏兮承蓋班

奸自傷賦曰廣室陰兮惟幄暗房摧鳥兔翼兮忘林魚仰

沫兮失瀨悵悵兮遲遲遵吉路兮凶歸思其人兮已滅覽

餘跡兮未夷毛萇詩傳曰夷滅也昔同塗兮今異世憶舊歡兮增新

悲謂原隰兮無畔謂川流兮無岸望山兮寥廓臨水兮浩

汗視天日兮蒼茫面邑里兮蕭散匪外物兮或改固歡哀

兮情換嗟潛隧兮既敞將送形兮長往隱已見委蘭房兮

繁華龍衣窮泉兮朽壤賈逵國語注曰襲還也中慕叫兮擗標之子降

兮宅兆擗標已見上文孝經曰撫靈櫬兮訣幽房棺冥冥

兮堦窈窕杜預左氏傳注曰櫬親身戶闔兮燈滅夜何時

兮復曉司馬彪續漢書張奐遺令歸反哭兮殯宮聲有止



兮哀無終左氏傳曰不反哭于寢故不曰薨社頌注曰自

壁下塗之曰殯儀禮曰逐適殯官是乎非乎何遑趣一遇兮目中漢書曰

夫人卒悲感作詩曰是邪非邪立而望之偏何姊姊其來

逢鄭玄毛詩箋曰皇之言唯也又曰唯往也東觀漢記世

祖曰虜在既遇目兮無兆曾寤寐兮弗夢既顧瞻兮家道

長寄心兮爾躬周易曰夫夫婦婦重曰已矣此蓋新哀之情

然耳渠懷之其幾何庶無愧兮莊子莊子曰則方箕踞鼓

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

而歌不已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槩

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而本

無氣人且孺然寢於巨室而我嗷嗷隨而哭之自以為不

通乎命故止

文選卷第五十七





